

宋詞三百首評註

典藏版

〔清〕上彊村民 編選

王水照等 註評

倪春軍 輯評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前言

選本是普及我國古典文學最通行的著述形式，一直受到廣大讀者的青睞和歡迎。近代學者朱孝臧編選的《宋詞三百首》就是一部備受讚譽的宋詞入門讀本，也是一部蘊含獨特詞學旨趣的專業選本。

《宋詞三百首》的編選初衷是為了指導初學者讀詞和填詞。況周頤在該書序言中說：「彊村先生嘗選《宋詞三百首》，為小阮逸馨誦習之資。」所謂「小阮」，即指侄兒，是用魏晉竹林名士阮籍和阮咸叔侄相親的典故。因此，《宋詞三百首》是朱祖謀為他的子侄輩所編選的一本宋詞啟蒙讀物，目的在於指示初學者讀詞方法和填詞門徑。但是，這又是一部反映編選者詞學觀念和審美旨趣的專業選本。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編》評價此書「闡詞學之闡奧，詔後生以途轍」，指明本書並非為單純賞析誦習之需，而是為闡述特定的詞學宗旨，倡導某種審美理想，並為初學填詞者指明取徑方向。朱氏門人龍榆生在《選詞標準論》中也說：「自朱彝尊《詞綜》、張惠言《詞選》、周濟《宋四家詞選》，乃至近代朱彊村先生之《宋詞三百首》，蓋無不各出手眼，而思以扶持絕學，宏開宗派為己任。」清初浙西詞派的開創者朱彝尊，編選了《詞綜》一書來標舉「醇雅」的詞學觀念。到了清代後期，常州詞派的代表張惠言、周濟又先後編選了《詞選》和《宋四家詞選》，以宣揚「比興寄託」說和「渾化」境界說。《宋詞三百首》就是在這樣一種複雜的詞學背景之下所編選的一部獨具特色的宋詞選本。

朱孝臧（1857—1931），一名祖謀，字藹生、古微，號滙尹，又號彊村，浙江歸安（今屬浙江湖州）人。清光緒八年（1882）舉人，次年進士，與王鵬運、鄭文焯、況周頤並稱清末詞壇四大家。早年工詩，至四十歲時方專力於詞。他從南宋詞人吳文英入徑，上窺北宋詞人周邦彥，但又不拘一家，晚年又取法蘇軾，融會貫通，遂成詞壇領袖。葉恭綽在所編《廣篋中詞》中盛讚其「集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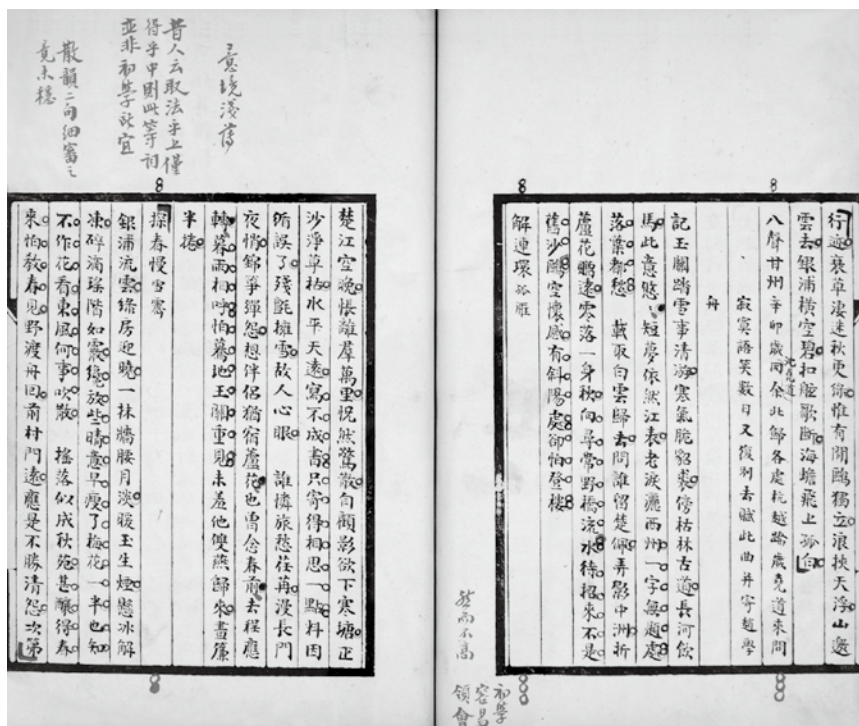
季詞學之大成」，「或且為詞學之一大結穴」。本書附錄夏孫桐所撰《清故光祿大夫前禮部右侍郎朱公行狀》，以便讀者進一步了解朱祖謀的生平事跡。

《宋詞三百首》之所以成為詞史中的經典選本，乃是集中了朱祖謀及其友朋後輩們的集體思想，這其中況周頤就是一位很重要的直接參與者。況周頤（1861—1926），原名周儀，字夔笙，號蕙風，又號玉樸詞人，廣西臨桂（今屬廣西桂林）人。光緒五年（1879）舉人，官內閣中書。民國時期，朱、況二人均寓居上海，相去里許，往來密切，經常在一起討論詞學問題。據況氏門人趙尊嶽回憶兩人編纂《宋詞三百首》時的情景：「幡然兩叟，曼聲朗吟，挈節深思，遙酬答，餘音裊裊，並習聞之。」（《〈惜陰堂明詞叢書〉敘錄》）因此，這部詞選的編選旨趣，與況周頤所倡導的「重、拙、大」論詞宗旨，有着深刻的聯繫。

何謂「重、拙、大」？況周頤自己的解釋是：「輕者重之反，巧者拙之反，纖者大之反，當知所戒矣。」（《詞學講義》）此解近似同義反覆，對於初學者仍不得要領。大致說來，詞的女性特質，造成不少詞作的輕豔、淺巧、纖瑣，或如王國維所指責的「淫詞」、「鄙詞」、「遊詞」（王氏據金應珪《〈詞選〉後序》之旨而發揮）；即在豪放詞風的詞作中，也不免有叫囂直露、一覽無餘之弊。況氏等人所崇尚的則是深曲厚重、包蘊縝密而又一氣渾化的詞風。朱孝臧曾四次校勘吳文英的《夢窗詞》，他在第三次校勘吳詞而寫的跋語中說：「君特（吳文英的字）以雋上之才，舉博麗之典，審音拈韻，習諳古諧。故其為詞也，沉邃縝密，脈絡井井，縷幽抉潛，開徑自行，學者匪造次所能陳其義趣。」認為吳文英詞的「沉邃縝密，脈絡井井」，不是學詞者輕易就能獲其「義趣」的。朱孝臧的門人楊鐵夫，曾隨從朱氏專學吳文英詞，開始時不能領悟，朱氏「於是微指其中順逆、提頓、轉折之所在」。經過三年的揣摩，楊鐵夫才漸悟入，於是作《吳夢窗詞箋釋》一書。吳文英麗密深曲的詞風，主要是運用灑灑之氣以表達沉摯之思，因而顯得厚重豐腴，耐人尋味。當然也有堆砌晦澀的地方。我們可以從吳文英這個例子來體會「重、拙、大」的含義，同時也可用以把握這部選本的編選旨趣。此書初刻本選詞人 87 家（李重元《憶王孫》誤作李甲詞，實為 88 家），詞作 300 首，而吳文英詞入選達 24 首，位居第一。

如果說，《唐詩三百首》是一部基本反映唐詩總體風貌的普及性選本；那麼，《宋詞三百首》就是一部帶有編選者詞學審美傾向的學術性選本。「重、拙、大」選旨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達到自然渾成的審美境界。況周頤在序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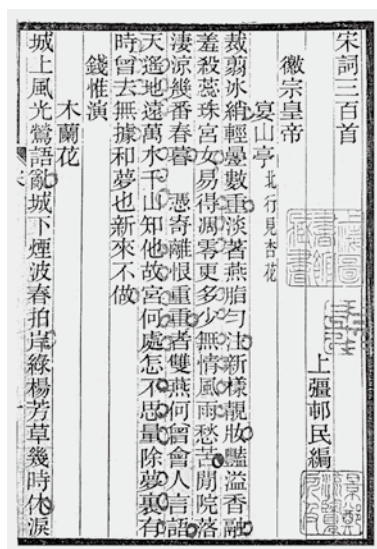
說「彊村茲選，倚聲者宜人置一編」，是學詞者欲達到「渾成」詞境的「始基」，因為此書「大要求之體格、神致，以渾成為主旨」。龍榆生指出：「所謂『渾成』，料即周濟所稱之『渾化』；衍常州之緒，以別開一宗。」（《選詞標準論》）龍氏指出「重、拙、大」的理論主張主要源自批判繼承浙、常兩派的詞學旨趣，尤其是進一步發揚常州派「推尊詞體」的精神。要而言之，以張惠言為代表的常州詞派為了推尊詞體而強調詞的「比興寄託」功能。這種「比興寄託」不僅要「有寄託入」，更要能「無寄託出」，最後達到雖有寄託而自然無跡的渾成境界，也就是周濟在《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中所說的「問途碧山（王沂孫），歷夢窗（吳文英）、稼軒（辛棄疾），以還清真（周邦彥）之渾化」。因此，朱祖謀在致夏承燾的信中稱吳文英的詞是「八百年未發之疑」，而況周頤也認為吳詞中表現了「黍離麥秀之傷」（《歷代兩浙詞人小傳序》），這恐怕都與自然渾成的「比興寄託」不無關係。因為朱、況二人都懷有濃重的末世情懷和遺老情結，而夢窗詞深邃麗密、寄託遙深的特點正好契合了他們的易代之感和審美期待。



朱祖謀手抄、況周頤批點《宋詞三百首》書影

此書稿本係朱氏手抄，今藏浙江圖書館，共選詞人 86 家，詞作 312 首，有朱、況二人批點刪改墨跡。稿本改定後於 1924 年正式刊行，計入選詞人 88 家，詞作 300 首，是為初刻本。當代詞學大師唐圭璋先生特為之作箋，編成《宋詞三百首箋》，先於 1934 年出版，又於 1947 年再版；後又增加註釋，改題《宋詞三百首箋注》，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即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於 1958 年重版。值得注意的是，唐氏箋注本的選目與朱氏初刻本頗有出入，1934 年版的「唐箋本」是以朱氏「重編稿本」為底本，選詞人 82 家，詞作 283 首。1947 年版的「唐箋本」改以 1924 年初刻本為底本，「附錄一」據朱氏「重編稿本」補入 9 家 11 首詞，刪除 20 家詞人 28 首詞，「附錄二」又據朱氏「三編本」增加 2 家 2 首詞。1958 年版選目則與 1934 年版同，後多次據以刊印，遂成為當下較為通行之本。

唐箋本流行既廣，初刻本反而被人忽視，而這又是朱氏生前唯一正式刊行的版本，選詞恰為三百首。故本書選擇 1924 年的初刻本為底本，以恢復選本之原貌。詞之正文，參校以《全宋詞》及各家詞別集，凡遇有重要異文則出註校改，其他如字形訛誤等明顯錯誤則徑改，不出註。並根據《詞律》《詞譜》進行標點，即句處用逗號（「，」），逗處用頓號（「、」），韻處用句號（「。」），以便廣大讀者閱讀欣賞。



《宋詞三百首》初刻本書影

「唐箋本」作為《宋詞三百首》第一部正式刊行的註本，廣泛採輯前人評語，有助理解原詞，後又加以註釋，然稍嫌簡略。今為適應一般讀者閱讀之需要，加詳註釋，並另撰評析，以擴大理解空間。同時，遵循唐箋體例，重新彙輯詞評（收錄刊行於 1949 年之前的著作）。所得於唐氏「評箋」多有補正，讀者如有進一步鑽研興趣，不妨與唐氏箋注本一同參閱。另，朱氏原書存在一些詞作主名錯漏之處，我們均在「評析」之末加按語予以說明。

參加本書註釋、評析的撰稿人是（按姓氏筆畫排列）：王水照、王述堯、王祥、孔妮妮、史偉、林岩、陳元鋒、倪春軍、張璟、趙曉濤。本書輯評和補訂由倪春軍一人承擔，這也是他所承擔的華東師範大學青年預研究項目（2018ECNU-YYJ001）和青年跨學科創新團隊項目（2018ECNU-QKT008）的階段性成果。本書評註、輯評中存在的缺點和不足，歡迎廣大讀者指正。

王水照

2018 年 5 月

序

詞學極盛於兩宋，讀宋人詞當於體格、神致間求之，而體格尤重於神致。以渾成之一境為學人必赴之程境，更有進於渾成者，要非可躡而至，此關係學力者也。神致由性靈出，即體格之至美，積發而為清暉芳氣而不可掩者也。近世以小慧側豔為詞，致斯道為之不尊。往往塗抹半生，未窺宋賢門徑，何論堂奧。未聞有人焉，以神明與古會，而抉擇其至精，為來學周行之示也。彊村先生嘗選《宋詞三百首》，為小阮逸馨誦習之資。大要求之體格、神致，以渾成為主旨。夫渾成未遽詣極也，能循塗守轍於三百首之中，必能取精用闕於三百首之外，益神明變化於詞外求之，則夫體格、神致間尤有無形之訢合，自然之妙造，即更進於渾成，要亦未為止境。夫無止境之學，可不有以端其始基乎？則彊村茲選，倚聲者宜人置一編矣。中元甲子燕九日，臨桂況周頤。

目 錄

前言	王水照	i
序	況周頤	vii

徽宗皇帝	一首	宴山亭	裁剪冰綃	002
錢惟演	一首	木蘭花	城上風光鶯語亂	004
范仲淹	三首	漁家傲	塞下秋來風景異	006
		蘇幕遮	碧雲天	008
		御街行	紛紛墜葉飄香砌	009
張 先	七首	千秋歲	數聲鶗鴂	012
		菩薩蠻	哀箏一弄	012
		醉垂鞭	雙蝶繡羅裙	013
		一叢花	傷高懷遠幾時窮	014
		天仙子	《水調》數聲持酒聽	015
		青門引	乍暖還輕冷	017
		生查子	含羞整翠鬟	019
晏 殊	十一首	浣溪沙	一曲新詞酒一杯	020
		浣溪沙	一向年光有限身	021
		清平樂	紅箋小字	022
		清平樂	金風細細	022
		木蘭花	燕鴻過後鶯歸去	023
		木蘭花	池塘水綠風微暖	024
		木蘭花	綠楊芳草長亭路	024
		踏莎行	祖席離歌	025
		踏莎行	小徑紅稀	026
		踏莎行	碧海無波	027

		蝶戀花	六曲闌干偎碧樹	028
韓 縝	一首	鳳簫吟	鎖離愁	029
宋 祁	一首	木蘭花	東城漸覺風光好	031
歐陽修	十一首	採桑子	群芳過後西湖好	033
		訴衷情	清晨簾幕捲輕霜	033
		踏莎行	候館梅殘	034
		蝶戀花	庭院深深深幾許	036
		蝶戀花	誰道閒情拋棄久	038
		蝶戀花	幾日行雲何處去	039
		木蘭花	別後不知君遠近	040
		臨江仙	柳外輕雷池上雨	040
		浣溪沙	堤上遊人逐畫船	042
		浪淘沙	把酒祝東風	043
		青玉案	一年春事都來幾	044
聶冠卿	一首	多麗	想人生	046
柳 永	十三首	曲玉管	隴首雲飛	048
		雨霖鈴	寒蟬淒切	049
		蝶戀花	佇倚危樓風細細	051
		採蓮令	月華收	052
		浪淘沙慢	夢覺透窗風一線	053
		定風波	自春來	054
		少年遊	長安古道馬遲遲	055
		戚氏	晚秋天	056
		夜半樂	凍雲黯淡天氣	057
		玉蝴蝶	望處雨收雲斷	059
		八聲甘州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	060
		迷神引	一葉扁舟輕帆捲	061
		竹馬子	登孤壘荒涼	062
王安石	二首	桂枝香	登臨送目	063
		千秋歲引	別館寒砧	064
王安國	一首	清平樂	留春不住	066
晏幾道	十八首	臨江仙	夢後樓臺高鎖	067
		蝶戀花	夢入江南煙水路	068
		蝶戀花	醉別西樓醒不記	069

		鷓鴣天	彩袖殷勤捧玉鐘	070
		鷓鴣天	醉拍春衫惜舊香	071
		生查子	金鞍美少年	072
		生查子	關山魂夢長	073
		木蘭花	東風又作無情計	074
		木蘭花	鞦韆院落重簾暮	074
		清平樂	留人不住	075
		阮郎歸	舊香殘粉似當初	076
		阮郎歸	天邊金掌露成霜	076
		六幺令	綠陰春盡	077
		御街行	街南綠樹春饒絮	078
		虞美人	曲闌干外天如水	079
		留春令	畫屏天畔	079
		思遠人	紅葉黃花秋意晚	080
		滿庭芳	南苑吹花	081
蘇軾	十二首	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	082
		水龍吟	似花還似非花	085
		念奴嬌	大江東去	087
		永遇樂	明月如霜	091
		洞仙歌	冰肌玉骨	093
		卜算子	缺月掛疏桐	095
		青玉案	三年枕上吳中路	098
		臨江仙	夜飲東坡醒復醉	099
		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	100
		江城子	十年生死兩茫茫	101
		木蘭花	霜餘已失長淮闊	102
		賀新郎	乳燕飛華屋	102
黃庭堅	二首	鷓鴣天	黃菊枝頭生曉寒	106
		定風波	萬里黔中一漏天	107
秦觀	九首	望海潮	梅英疏淡	108
		八六子	倚危亭	109
		滿庭芳	山抹微雲	111
		滿庭芳	曉色雲開	115
		減字木蘭花	天涯舊恨	117
		踏莎行	霧失樓臺	117
		浣溪沙	漠漠輕寒上小樓	121
		阮郎歸	湘天風雨破寒初	122

		鷓鴣天	枝上流鶯和淚聞	122
晁元禮	一首	綠頭鴨	晚雲收	124
趙令時	三首	蝶戀花	欲減羅衣寒未去	126
		蝶戀花	捲絮風頭寒欲盡	126
		清平樂	春風依舊	127
張 耒	一首	風流子	亭皋木葉下	129
晁補之	四首	水龍吟	問春何苦匆匆	131
		鹽角兒	開時似雪	132
		憶少年	無窮官柳	133
		洞仙歌	青煙暮處	134
晁沖之	一首	臨江仙	憶昔西池池上飲	136
舒 亶	一首	虞美人	芙蓉落盡天涵水	137
朱 服	一首	漁家傲	小雨纖纖風細細	138
毛 滂	一首	惜分飛	淚濕闌干花著露	139
陳 克	二首	菩薩蠻	赤闌橋盡香街直	141
		菩薩蠻	綠蕪牆繞青苔院	141
李元膺	一首	洞仙歌	雪雲散盡	143
時 彥	一首	青門飲	胡馬嘶風	144
李之儀	二首	謝池春	殘寒消盡	145
		卜算子	我住長江頭	145
周邦彥	二十三首	瑞龍吟	章臺路	147
		風流子	新綠小池塘	148
		蘭陵王	柳陰直	150
		瑣窗寒	暗柳啼鴉	154
		六醜	正單衣試酒	155
		夜飛鵲	河橋送人處	157
		滿庭芳	風老鶯雛	159
		過秦樓	水浴清蟾	161
		花犯	粉牆低	163
		大酺	對宿煙收	164
		解語花	風消焰蠟	166

		定風波	莫倚能歌斂黛眉	168
		蝶戀花	月皎驚烏棲不定	168
		解連環	怨懷無託	170
		拜星月慢	夜色催更	171
		關河令	秋陰時晴漸向暝	173
		綺寮怨	上馬人扶殘醉	174
		尉遲杯	隋堤路	175
		西河	佳麗地	176
		瑞鶴仙	悄郊原帶郭	178
		浪淘沙慢	晝陰重	180
		應天長	條風布暖	182
		夜遊宮	葉下斜陽照水	183
賀 鑄	十二首	更漏子	上東門	185
		青玉案	凌波不過橫塘路	185
		感皇恩	蘭芷滿汀洲	188
		薄倖	淡妝多態	189
		浣溪沙	不信芳春厭老人	190
		浣溪沙	樓角初消一縷霞	191
		石州慢	薄雨收寒	191
		蝶戀花	幾許傷春春復暮	193
		天門謠	牛渚天門險	193
		天香	煙絡橫林	194
		望湘人	厭鶯聲到枕	195
		綠頭鴨	玉人家	196
張元幹	二首	石州慢	寒水依痕	198
		蘭陵王	捲珠箔	199
葉夢得	二首	賀新郎	睡起流鶯語	201
		虞美人	落花已作風前舞	203
汪 藻	一首	點絳脣	新月娟娟	204
劉一止	一首	喜遷鶯	曉光催角	206
韓 轍	一首	高陽臺	頻聽銀籤	208
李 邴	一首	漢宮春	瀟灑江梅	209
陳與義	二首	臨江仙	高詠楚詞酬午日	211
		臨江仙	憶昔午橋橋上飲	212

蔡 伸	二首	蘇武慢	雁落平沙	214
		柳梢青	數聲鶗鴂	215
周紫芝	二首	鷓鴣天	一點殘釭欲盡時	216
		踏莎行	情似游絲	216
李 甲	二首	帝臺春	芳草碧色	218
		憶王孫	萋萋芳草憶王孫	219
万俟詠	一首	三臺	見梨花初帶夜月	220
徐 伸	一首	二郎神	悶來彈鵲	222
田 為	一首	江神子慢	玉臺掛秋月	224
曹 組	一首	驀山溪	洗妝真態	225
李 玉	一首	賀新郎	篆縷消金鼎	227
廖世美	一首	燭影搖紅	靄靄春空	229
呂濱老	一首	薄倖	青樓春晚	231
查 堃	一首	透碧霄	艤蘭舟	232
魯逸仲	一首	南浦	風悲畫角	234
岳 飛	一首	滿江紅	怒髮衝冠	236
張 掄	一首	燭影搖紅	雙闕中天	238
程 垓	一首	水龍吟	夜來風雨匆匆	240
張孝祥	一首	六州歌頭	長淮望斷	241
韓元吉	二首	六州歌頭	東風著意	243
		好事近	凝碧舊池頭	244
袁去華	三首	瑞鶴仙	郊原初過雨	245
		劍器近	夜來雨	245
		安公子	弱柳千絲縷	246
陸 淞	一首	瑞鶴仙	臉霞紅印枕	248
陸 游	三首	卜算子	驛外斷橋邊	250
		漁家傲	東望山陰何處是	251

		定風波	敲帽垂鞭送客回	251
陳 亮	一首	水龍吟	鬧花深處樓臺	253
范成大	三首	憶秦娥	樓陰缺	255
		醉落魄	棲鳥飛絕	255
		霜天曉角	晚晴風歇	256
蔡幼學	一首	好事近	日日惜春殘	258
辛棄疾	十首	賀新郎	綠樹聽鶗鴂	259
		賀新郎	鳳尾龍香撥	260
		水龍吟	楚天千里清秋	262
		摸魚兒	更能消	263
		永遇樂	千古江山	266
		木蘭花慢	老來情味減	269
		祝英臺近	寶釵分	270
		青玉案	東風夜放花千樹	272
		鷓鴣天	枕簟溪堂冷欲秋	274
		菩薩蠻	鬱孤臺下清江水	275
姜 夔	十六首	點絳脣	燕雁無心	277
		鷓鴣天	肥水東流無盡期	278
		踏莎行	燕燕輕盈	279
		慶宮春	雙槳蒹波	279
		齊天樂	庾郎先自吟愁賦	281
		琵琶仙	雙槳來時	285
		念奴嬌	鬧紅一舸	287
		揚州慢	淮左名都	288
		長亭怨慢	漸吹盡	290
		淡黃柳	空城曉角	292
		暗香	舊時月色	293
		疏影	苔枝綴玉	298
		翠樓吟	月冷龍沙	300
		杏花天影	綠絲低拂鴛鴦浦	302
		一萼紅	古城陰	303
		霓裳中序第一	亭皋正望極	305
章良能	一首	小重山	柳暗花明春事深	307
劉 過	一首	唐多令	蘆葉滿汀洲	308

嚴 仁	一首	木蘭花	春風只在園西畔	310
俞國寶	一首	風入松	一春長費買花錢	311
張 鎡	二首	滿庭芳	月洗高梧	313
		宴山亭	幽夢初回	314
史達祖	九首	綺羅香	做冷欺花	316
		雙雙燕	過春社了	318
		東風第一枝	巧沁蘭心	321
		喜遷鶯	月波疑滴	322
		三姝媚	煙光搖縹瓦	323
		秋霽	江水蒼蒼	324
		夜合花	柳鎖鶯魂	325
		玉蝴蝶	晚雨未摧宮樹	326
		八歸	秋江帶雨	327
劉克莊	四首	生查子	繁燈奪霽華	329
		賀新郎	深院榴花吐	329
		賀新郎	湛湛長空黑	331
		木蘭花	年年躍馬長安市	332
盧祖皋	二首	江城子	畫樓簾幕捲新晴	334
		宴清都	春訊飛瓊管	334
潘 昉	一首	南鄉子	生怕倚闌干	336
陸 叡	一首	瑞鶴仙	濕雲黏雁影	337
蕭泰來	一首	霜天曉角	千霜萬雪	338
吳文英	二十四首	霜葉飛	斷煙離緒	339
		宴清都	繡幄鴛鴦柱	340
		齊天樂	煙波桃葉西陵路	342
		花犯	小娉婷	343
		浣溪沙	門隔花深夢舊遊	344
		浣溪沙	波面銅花冷不收	345
		點絳脣	捲盡愁雲	346
		祝英臺近	採幽香	347
		祝英臺近	剪紅情	348
		澡蘭香	盤絲繫腕	349
		風入松	聽風聽雨過清明	350

		鶯啼序 殘寒正欺病酒	351
		惜黃花慢 送客吳皋	354
		高陽臺 宮粉雕痕	355
		高陽臺 修竹凝妝	356
		三姝媚 湖山經醉慣	358
		八聲甘州 渺空煙四遠	359
		踏莎行 潤玉籠綃	361
		瑞鶴仙 晴絲牽緒亂	362
		鷓鴣天 池上紅衣伴倚闌	363
		夜遊宮 人去西樓雁杳	364
		青玉案 新腔一唱雙金斗	364
		賀新郎 喬木生雲氣	365
		唐多令 何處合成愁	367
黃孝邁	一首	湘春夜月 近清明	369
潘希白	一首	大有 戲馬臺前	370
黃公紹	一首	青玉案 年年社日停針線	372
朱嗣發	一首	摸魚兒 對西風	373
劉辰翁	四首	蘭陵王 送春去	374
		寶鼎現 紅妝春騎	375
		永遇樂 璧月初晴	377
		摸魚兒 怎知他	378
周 密	四首	瑤華 朱鈿寶玦	380
		玉京秋 煙水闊	381
		曲遊春 禁苑東風外	382
		花犯 楚江湄	384
蔣 捷	二首	賀新郎 夢冷黃金屋	385
		女冠子 蕙花香也	386
張 炎	五首	高陽臺 接葉巢鶯	388
		八聲甘州 記玉關	389
		解連環 楚江空晚	391
		疏影 碧圓自潔	393
		月下笛 萬里孤雲	394
王沂孫	五首	天香 孤嶠蟠煙	396

		眉嫵 漸新痕懸柳	397
		齊天樂 一襟餘恨宮魂斷	399
		高陽臺 殘雪庭陰	400
		法曲獻仙音 層綠峨峨	401
彭元遜	二首	疏影 江空不渡	403
		六醜 似東風老大	404
姚雲文	一首	紫萸香慢 近重陽	406
僧 揮	一首	金明池 天闊雲高	407
李清照	七首	如夢令 昨夜雨疏風驟	408
		鳳凰臺上憶吹簫 香冷金猊	409
		醉花陰 薄霧濃雲愁永晝	411
		聲聲慢 尋尋覓覓	412
		念奴嬌 蕭條庭院	415
		永遇樂 落日熔金	416
		浣溪沙 髻子傷春懶更梳	418
詞人小傳			419
附錄	清故光祿大夫前禮部右侍郎朱公行狀	夏孫桐	440

宴山亭

裁剪冰綃¹，輕疊數重，淡著燕脂勻注²。新樣靚妝³，
豔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⁴。易得凋零，更多少⁵、無
情風雨。愁苦。閒院落淒涼，幾番春暮。憑寄離
恨重重⁶，者雙燕何曾⁷，會人言語⁸。天遙地遠，萬水
千山，知他故宮何處⁹。怎不思量¹⁰，除夢裡¹¹、有時
曾去。無據¹²。和夢也、新來不做¹³。

註
釋

1 冰綃(xiāo)：薄而潔白的絲織品。

2 燕脂：即胭脂。勻注：均勻地點染。

3 靚(jìng)妝：華美的妝飾。

4 蕊珠宮女：仙女。蕊珠宮，道教傳說中的
仙宮。

5 更：更加，何況。

6 憑寄：託寄，此有煩請傳寄之意。

7 者：同「這」。

8 會：理解，領會。

9 故宮：指詞人往昔所住的皇宮。

10 思量：思念。

11 除：除非。

12 無據：不可靠，難以憑藉。

13 和：連。新來：近來。

評
析

這首詞是徽宗被擄北去途中所作，或傳說是他在北方被幽禁時的「絕筆」。從詞意看，以前說為是。北行途中，忽然看到杏花，詞中極寫杏花之美麗和遭遇風雨，其實正見出繁華之易逝、人生之愁苦，於是想到故國家園，想到讓雙燕帶去重重離恨。然而鄉關已遠，燕兒也難尋覓，只好託之於夢寐，但近來夢也不做了，這一點空虛的安慰也難以憑藉。詞意層層遞轉，愈轉愈深，愈深愈見其委曲淒婉，誠然是筆墨盡而繼之以血淚的哀痛之作。

輯
評

徽廟在韓州，會虜傳至書。一小使始至，見上登屋，自正茆舍，急下顧笑曰：「堯舜茅茨不剪。」方取緘視。又有感懷小詞，末云：「天遙地闊，萬水千山，知它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真似李主「別時容易見時難」聲調也。後顯仁歸鑾，云此為絕筆。（宋無名氏《朝野遺記》）

宋徽宗北隨金虜，後見杏花，作《燕山亭》一詞云「(略)」。詞極淒惋，亦可憐矣。(明楊慎《詞品》)

人生何日非夢，道君夢遊毳幕而不寤，復尋故宮之夢，豈非夢夢。(明卓人月輯、徐士俊評《古今詞統》)

「怎不思量」下，足令征鳥踟躕，寒雲不飛。(明潘游龍《精選古今詩餘醉》)

南唐主《浪淘沙》曰：「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至宣和帝《燕山亭》則曰：「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其情更慘矣。嗚呼，此猶《麥秀》之後有《黍離》也。(清賀裳《皺水軒詞筌》)

作「天遙地遠」，誤也。宜作「天遠地遙」，乃合。此即同前段之「新樣靚妝」句。(清葛樹《詞律》)

徽宗北轅後，賦《燕山亭·杏花》一闕。哀情哽咽，彷彿南唐李主，令人不忍多聽。(清徐鉉《詞苑叢談》)

(「怎不思量」四句)情見乎詞，宋構之罪，擢髮難數矣。(清陳廷焯《詞則·大雅集》)

紫陌鶯花夢舊京，無情風雨太縱橫。烏衣不會君王意，愁絕寥天五國城。(清沈道寬《論詞絕句》其八)

昔人言宋徽宗為李後主後身，此詞感均頑豔，亦不減「簾外雨潺潺」諸作。(梁令嫻《藝蘅館詞選》引梁啟超語)

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王國維《人間詞話》)

慘淡燕山夕照中，杏花零落付西風。小朝南矣君王北，夢裡安能覓故宮。(高旭《論詞絕句》其九)

木蘭花

城上風光鶯語亂¹。城下煙波春拍岸²。綠楊芳草幾時休³，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漸覺成衰晚。鶯鏡朱顏驚暗換⁴。昔年多病厭芳尊⁵，今日芳尊惟恐淺。

註釋

1 亂：熱鬧，嘈雜。

2 煙波：煙霧籠罩的水波。

3 休：凋謝零落。

4 鶯鏡：鏡子。傳說鬬賓王獲一鶯鳥，三年不

鳴，懸鏡映之，乃悲鳴，一奮而絕。後世因稱鏡為鶯鏡。見《太平御覽》卷九一六引南

朝宋范泰《鶯鳥詩》序。

5 芳尊：精緻的酒杯。尊，同「樽」。

評析

此詞是詞人歎老嗟衰之作。詞開頭以一「亂」字形容春意之盎然，讓人想起宋祁《玉樓春·春景》「紅杏枝頭春意鬧」之「鬧」，均極傳神。但這樣的景致在一個衰頹的老人眼裡，激起的卻不是生機和歡樂，反增其傷感而已。因此到「綠楊芳草幾時休」，詞意已轉為淒婉。下片即直寫其歎嗟之情：心境漸漸老衰，鏡中也不復年少時的容顏。韶華已逝，都在不經意間，所以詞人說「驚暗換」。而晚景既已衰頹，只有在酒中打發百無聊賴的日子。這首詞不論從詞意還是從詞藝上看，都無特殊之處，但以樂景寫哀情，流暢自然，也不乏渾成之意。

輯評

錢相謫漢東，諸公送別至彭婆鎮，錢相置酒作長短句，俾妓歌之，甚悲。錢相泣下，諸公皆泣下。（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

《侍兒小名錄》云：「錢思公謫漢東日，撰《玉樓春》詞曰：『（略）』。每酒闌歌之則泣下。後閣有白髮姬，乃鄧王歌鬟驚鴻也，遽言：『先王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紳為送；今相公亦將亡乎？』果薨於隨州。鄧王舊曲，亦嘗有『帝鄉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

此詞暮年作，詞極淒婉。（宋黃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

上因韶光易老生愁腸，下藉芳樽傾倒解愁腸。妙處俱在未，結句傳神。倘無芳樽解愁腸，將愁腸與淚眼俱斷耶？（明《新刻李于鱗先生批評註釋草堂

詩餘雋》偽託李攀龍評點)

思公暮年作此，極盡淒惋，然後閣歌姬已知其將亡矣，歌姬知言哉！芳樽恐淺，正斷腸處，尤真篤。（明沈際飛《草堂詩餘·正集》）

芳樽恐淺，正斷腸處，情極淒婉，不堪多讀。（明潘游龍《精選古今詩餘醉》）

春光易邁，人生幾何？恣飲高歌，良有以也。（明鄧志謨《丰韻情書》評語）

漁家傲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¹。四面邊聲連角起²。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³。燕然未勒歸無計⁴。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註釋

1 衡陽：地名，今屬湖南，相傳大雁飛至衡陽不再南去，今城南有回雁峰。

2 邊聲：邊地的各種聲音，如羌管、胡笳、畫角聲等。角：軍中號角。

3 濁酒：未經過濾的酒，因酒糟漂浮而略顯渾濁。三國魏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濁酒

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4 燕然：山名，今蒙古國境內的杭愛山。泛指邊塞。勒：雕刻。東漢時車騎將軍竇憲率兵大破匈奴，登燕然山，勒石頌功。見《後漢書·竇憲傳》。

評析

北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八月，范仲淹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延州，率兵抗擊西夏。翌年四月，調知耀州。這首詞即作於這一時期。唐代詩人戴叔倫的《調笑令》（邊草）開唐五代邊塞詞之先聲，而范仲淹的這首繼踵之作則成為宋初邊塞詞之代表。此詞上片寫景，下片抒情，景中寄情，情中有景，一方面表現了戍邊將士的艱辛困苦，同時也抒發了詞人濃重的家國情感，可謂「深得《採薇》、《出車》，『楊柳』、『雨雪』之意」（清賀裳《皺水軒詞筌》）。

輯評

范文正公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闕，皆以「塞下秋來」為首句，頗述邊鎮之勞苦，歐陽公嘗呼為窮塞主之詞。及王尚書素出守平涼，文忠亦作《漁家傲》一詞以送之，其斷章曰：「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顧謂王曰：「此真元帥之事也。」（宋魏泰《東軒筆錄》）

詩以窮工，惟詞亦然。「玉階獻壽」之語，不及「窮塞主」多矣。（明卓人月輯、徐士俊評《古今詞統》）

范文正公守延安，作《漁家傲》詞曰：「（略）。」予久羈關外，每誦此詞，風景宛然在目，未嘗不為之慨歎也。然句語雖工，而意殊衰颯，以總帥而所言若此，宜乎士氣之不振，所以卒無成功也。歐陽文忠呼為窮塞主之詞，信哉！

及王尚書守平涼，文忠亦作《漁家傲》詞送之，末云：「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謂王曰：「此真元帥之事也。」豈記嘗譏范詞，故為是以矯之歟？（明瞿佑《歸田詩話》）

上寫其在邊之景象，下述其守邊之心神。塞下曲，胡中筮，亦如此迫切。曲盡秋塞之情，誦之令人興悲。（明《新刻李于鱗先生批評註釋草堂詩餘雋》偽託李攀龍評點）

此是塞上曲，少悲壯，似未善。（託名楊慎評點《草堂詩餘》）

曲盡秋塞之情，誦之令人興悲。（明《新刻註釋草堂詩餘評林》李廷機評語）

希文道德未易窺，事業亦不可筆記。「燕然未勒」句，悲憤鬱勃，窮塞主安得有之。（明沈際飛《草堂詩餘·正集》）

小令、中調有排蕩之勢者，吳彥高之「南朝千古傷心事」，范希文之「塞下秋來風景異」是也。（清沈謙《填詞雜說》）

此即永叔所謂「窮塞主」也。昔以此詞為工，終覺直而少韻。曰「角」，曰「羌」，亦復。（世經堂康熙十七年殘本《詞綜》批語）

廬陵譏范希文《漁家傲》為「窮塞主詞」，自矜「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為真元帥之事。按宋以小詞為樂府，被之管弦，往往傳於宮掖。范詞如「長煙落日孤城閉」、「羌管悠悠霜滿地」、「將軍白髮征夫淚」，令「綠樹碧簾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者聽之，知邊庭之苦如是，庶有所警觸。此深得《採薇》、《出車》，「楊柳」、「雨雪」之意。若歐詞止於諛耳，何所感耶。（清賀裳《皺水軒詞筌》）

「將軍白髮征夫淚」，亦復蒼涼悲壯，慷慨生哀。永叔欲以「玉階遙獻南山壽」敵之，終覺讓一頭地。「窮塞主」故是雅言，非實錄也。（清彭孫遹《金粟詞話》）

一幅絕塞圖，已包括於「長煙落日」十字中。唐人塞下詩最工、最多，不意詞中復有此奇境。（清先著、程洪《詞潔》）

范希文《漁家傲》邊愁云：「（略）。」詞旨蒼涼，多道邊鎮之苦。歐陽永叔每呼為窮塞主。詩非窮不工，乃於詞亦云。（清馮金伯《詞苑萃編》）

文正當西夏坐大，因自請出鎮以制之。所謂「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者也。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清黃蘇《蓼園詞選》）

「衡陽」句言因雁南飛而動思鄉之情也，下三句均寫塞上秋景。「濁酒」句是羈旅之感，「燕然」句是身世之慨，「羌管」句仍回到塞上秋景，後結一句，雙承「濁酒」、「燕然」兩句收束。（蔡嵩雲《柯亭詞評》）

蘇幕遮

碧雲天，黃花地¹。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²。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黯鄉魂³，追旅思⁴。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⁵。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註釋

1 黃花：菊花。

2 天接水：遠水接天。

3 黯(àn)：黯然，內心頹傷的樣子。鄉魂：思鄉之心。

4 追：追隨，此有糾纏不放之意。旅思：羈旅之愁思。

5 休：莫，不要。

評析

此詞是羈旅思鄉之作，所以詞的下片有「黯鄉魂，追旅思」的句子。但這首詞最為人歎賞的是上片景語：天連水，水連山，山連芳草；天帶碧雲，水帶寒煙，山帶斜陽。似乎再也沒有這樣美麗、淒清的景色了。唐圭璋先生稱其「純是一片空靈境界，即畫亦難到」(《唐宋词簡釋》)。後人多有襲用者，最著名的是元代王實甫《西廂記》中「碧雲天，黃花地」一段，但較之原作，不論在骨力上還是情味上，都稍遜一籌。下片為情語。「夜夜」二句，見情之婉曲深切。酒化作淚，見構思之奇警，更見情之濃至。

輯評

文正詞云：「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又：「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情之所鍾，雖賢者不能免，豈少年所作耶？惟荊公詩詞，未嘗作脂粉語。(宋俞文豹《吹劍三錄》)

「芳草更在斜陽外」、「行人更在春山外」兩句，不厭百回讀。(明卓人月輯、徐士俊評《古今詞統》)

上託芳草以懷芳卿，下是夢裡相尋，酒中相思，無限深情。秋水長天一色景，明月杯獨舉，更動相思。「斜陽」、「芳草」最入鄉魂旅思，觀其對月傷懷，捨杯拭淚，安得言？言痛切乃爾。(明《新刻李于鱗先生批評註釋草堂詩餘雋》偽託李攀龍評點)

「鄉魂」、「旅思」處以下數句，詞意宛切。(明《新刻註釋草堂詩餘評林》李廷機評語)

「芳草更在斜陽外」、「行人更在春山外」，兩句不厭百回讀。人但言睡不得爾，除非好夢留人，反言愈切。「欲解愁腸除是酒，奈酒至愁還又」，似此

註腳。（明沈際飛《草堂詩餘·正集》）

「銷魂」句，足抵一折王實甫《長亭送別》。「芳草在斜陽外」，比「行人在春山外」更進。（世經堂康熙十七年殘本《詞綜》批語）

范希文「珍珠簾捲玉樓空，天淡銀河垂地」及「芳草無情，又在斜陽外」，雖是賦景，情已躍然。（清沈謙《填詞雜說》）

范希文《蘇幕遮》一調，前段多入麗語，後段純寫柔情，遂成絕唱。（清彭孫遹《金粟詞話》）

范文正公《蘇幕遮》詞云：「（略）。」公之正氣塞天地，而情語入妙至此。（清馮金伯《詞苑萃編》）

此去國之情。（清張惠言《詞選》）

（「酒入愁腸」二句）鐵石心腸人，亦作此消魂語。（清許昂霄《詞綜偶評》）

范希文賦《蘇幕遮》云：「（略）。」希文，宋一代名臣，詞筆婉麗乃爾。比之宋廣平賦梅花，才人何所不可。不似世之頭巾氣重，無與風雅也。（清李佳《左庵詞話》）

文正一生，並非懷土之士，所為「鄉魂」、「旅思」以及「愁腸」、「思淚」等語，似沾沾作兒女想，何也？觀前闕，可以想其寄託。開首四句，不過借秋色蒼茫，以隱抒其憂國之意；「山映斜陽」三句，隱隱見世道不甚清明，而小人更為得意之象。「芳草」喻小人，唐人已多用之也。第二闕因心之憂愁，不自聊賴，始動其「鄉魂」、「旅思」而夢不安枕，酒皆化淚矣。其實，憂愁非為思家也。文正當宋仁宗之時，揚歷中外，身肩一國之安危，雖其時不無小人，究係隆盛之日，而文正乃憂愁若此，此其所以先天下之憂而憂矣。（清黃蘇《蓼園詞選》）

大筆振迅。（清譚獻評《詞辨》）

「外」字，嘲者以為江西腔，今江西人支佳卻分。且范是吳人，吳亦分寔泰也，正是宋朝京話耳。（清王闓運《湘綺樓評詞》）

前半全寫秋景，後半專寫離情。後結三句愁酒化淚，設想奇絕。（蔡嵩雲《柯亭詞評》）

御街行

紛紛墜葉飄香砌¹。夜寂靜、寒聲碎²。真珠簾捲玉樓空³，天淡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⁴，長是人

千里⁵。愁腸已斷無由醉⁶。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敲⁷，諳盡孤眠滋味⁸。都來此事⁹，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¹⁰。

1 香砌：撒滿落花的臺階。砌，臺階。

2 寒聲：寒風吹動落葉之聲。碎：輕微，細碎。

3 真珠：即珍珠。玉樓：此指華美的宮殿。

4 練：白絹。

5 長是：總是。

6 無由：不能，沒有辦法。

7 明滅：忽明忽暗。敲(qī)：傾斜。

8 諳(ān)盡：即嘗盡。諳，熟知。

9 都來：算來。

10 無計：沒有辦法。

此詞是懷人之作。中國古典詩詞中的懷人，總是與寂寞、月夜聯繫在一起。這首詞即從夜靜落葉寫起，夜愈靜，愈覺寒聲之碎，愈見心緒之寂寥。「真珠」五句，極寫遠空皓月澄澈之境。「長是人千里」則因景即情，寫懷人之苦，下片即由此生發。此詞寫懷人之情，也具特色。《蘇幕遮》有「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的句子，此處則言「酒未到，先成淚」，情深於淚，淚深於酒，正是詞人匠心獨運之處。最後「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一句，則讓人想起李清照「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的話頭，詞人間情思，往往相似如此。

韓魏公《點絳脣》詞云：「病起懨懨，庭前花樹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真珠淚。惆悵前春，誰向花前醉。愁無際。武陵凝睇。人遠波空翠。」范文正公《御街行》云：「(略)」。二公一時勳德重望，而詞亦情致如此。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無情，但不過甚而已。(明楊慎《詞品》)

范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類易安而小遜之。其「天淡銀河垂地」語卻自佳。(明王世貞《藝苑卮言》)

「寒聲碎」，何如少游之「鶯聲碎」？(明卓人月輯、徐士俊評《古今詞統》)

上是孤夜而懷人千里，下是孤眠而對酒萬愁。月光如畫，淚深於酒，情景兩到。「來時何速去何遲，半在胸中半在眉。門掩落花春在後，宵涵明月酒醒時。」亦此意。(明《新刻李于鱗先生批評註釋草堂詩餘雋》偽託李攀龍評點)

「天淡」句，空靈。朱良規曰：「天之風月，地之花柳，人之歌舞，缺一不成三才。」公勳德重望，不諱情致。「眉間」二句，類易安而少遜。(明沈際飛《草堂詩餘·正集》)

即景懷人，感慨之思，湧出胸臆，幽情之作，吾必以此為巨擘者。(明鄧志謨《丰韻情書》評語)

范希文詞「天淡銀河垂地」，此語最佳。或作「天漢」，風味頓減。且銀河即漢，又不應疊用，當是「淡」字無疑。（清毛先舒《詩辨坻》）

俞仲茅小詞云：「輪到相思沒處辭，眉間露一絲。」視易安「才下眉頭，卻上心頭」，可謂此兒善盜。然易安亦從范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語脫胎，李特工耳。（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范文正《御街行》云：「（略）。」淋漓沉着。《西廂·長亭》襲之，骨力遠遜，且少味外味。（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

（「紛紛」句）是壯語，不嫌不入律。「都來」即「算來」也，因此字宜平，故用「都」字，完嫌不醒。（清王闓運《湘綺樓評詞》）

希文、君實兩文正，尤宋名臣中極純正者，而詞筆婉麗如此。論者但以本意求之，性情深至者，文辭自悱惻，亦不必別生枝節，強立議論，謂其寓言某事也。（清端木采《續詞選》批註）

前半寫秋夜景物，後半仍寫離情。「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較前「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更深一層。（蔡嵩雲《柯亭詞評》）

千秋歲

數聲鶗鴂¹。又報芳菲歇²。惜春更選殘紅折。雨輕風色暴，梅子青時節³。永豐柳⁴，無人盡日飛花雪⁵。莫把幺弦撥⁶。怨極弦能說。天不老，情難絕。心似雙絲網⁷，中有千千結。夜過也，東窗未白孤燈滅。

註
釋

1 鶗鴂(tí jué)：即子規，杜鵑。

2 芳菲：花草。

3 梅子：梅樹的果實。

4 永豐柳：唐時洛陽永豐坊中有一株垂柳，極為茂盛。白居易因作《楊柳枝詞》云：「一樹春風千萬枝，嫩如金色軟於絲。永豐西角荒園裡，盡日無人屬阿誰。」在京師廣為流

傳。唐宣宗聞之，取其枝植於禁苑。後以「永豐柳」泛指園柳。

5 盡日：終日，整日。

6 幺弦：琵琶的第四弦，借指琵琶。

7 雙絲網：兩股絲結成的網，喻心意堅貞而纏綿。

評
析

此詞是惜春之作，但從「永豐柳」及下片抒情來看，似乎別有寓意。杜鵑、殘紅、梅子、柳絮，也都是常見的意象。這首詞的特殊之處在於其情感表達真率而熱情。「莫把幺弦撥。怨極弦能說」句，實則是兩折其意的：不要把細弦撥動，但是怨恨已極時，卻也只有那細弦才能訴說心中怨氣。先抑後揚，後面詞意即承此而來，「天不老，情難絕」一句，已有些賭天誓地的味道了。這在多以含蓄蘊藉見長的北宋令詞中是不多見的。後人稱張先詞「才不足而情有餘」(李之儀《跋吳思道小詞》)，應該是就此而言的。

菩薩蠻

哀箏一弄《湘江曲》¹。聲聲寫盡湘波綠。纖指十三弦²。

細將幽恨傳。當筵秋水慢³。玉柱斜飛雁⁴。彈到斷腸時。春山眉黛低⁵。

註釋

1 一弄：彈奏一曲。《湘江曲》：樂曲名。

柱斜線排列，猶如一行飛雁。

2 十三弦：指箏，箏十三弦。

5 春山黛：春日山色黛青，此喻指婦人姣好的眉毛。

3 秋水慢：秋水流動，比喻清澈的眼波。

4 玉柱：箏上支起箏弦的立柱。斜飛雁：箏

評析

此詞寫彈箏時的情景。上片寫所彈之曲，箏為哀箏，曲為哀曲，幽恨細傳，一個「細」，一個「幽」，着意極重。下片寫彈箏之人，尤以「斷腸」句最為傳神。通篇一氣呵成，略無阻滯，細玩詞意，意致極淒婉，又妙在意濃而韻遠，若有所寄託。

按：《全宋詞》附註：「晏幾道詞，見《小山詞》。」

輯評

子野詠箏二詞，《生查子》差勝，此亦不妨並美。（託名楊慎評點《草堂詩餘》）

「斷腸」二句俊極，與「一一春鶯語」並美。（明沈際飛《草堂詩餘·正集》）

醉垂鞭

雙蝶繡羅裙¹。東池宴。初相見。朱粉不深勻²。閒花淡淡春。細看諸處好。人人道。柳腰身。昨日亂山昏。來時衣上雲。

註釋

1 羅裙：絲羅製的裙子。

2 勻：塗抹。

評析

從詞意看，此詞似是贈妓之作。張先性疏宕，傳說年八十餘，家中猶蓄聲伎，笙歌不斷，可見其為人。也許只有他這樣疏宕的人，才能寫出如此疏宕橫絕的作品。北宋令詞多含蓄，張先詞卻多淋漓、發越之處。其妙處在於諧而不流於俗，諷而不流於褻，自有其清俏可喜的意味。

蓄勢在一結，風流壯麗。（清陳廷焯《詞則·別調集》）
（「昨日」二句）橫絕。（徐珂《歷代詞選集評》引周濟語）

一叢花

傷高懷遠幾時窮¹。無物似情濃。離愁正引千絲亂，更東陌、飛絮濛濛²。嘶騎漸遙³，征塵不斷，何處認郎蹤。雙鴛池沼水溶溶⁴。南北小橈通⁵。梯橫畫閣黃昏後⁶，又還是、斜月簾櫳⁷。沉恨細思，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⁸。

1 窮：窮盡。

2 濛（méng）濛：迷蒙的樣子。

3 騎：古時一人一馬合稱騎。

4 雙鴛：一對鴛鴦，鴛鳥成雙，故稱雙鴛。溶溶：寬廣的樣子。

5 橈（ráo）：船槳，此處代指船。

6 畫閣：彩繪華麗的樓閣。

7 簾櫳：窗簾。櫳，窗格子。

8 東風：春風。

關於這首詞有一則本事：張先嘗與一尼姑私約，但又忌憚老尼性嚴，常常藏身於池島中小閣。等到夜深人靜，那個尼姑就偷偷下樓，與張先於閣中相遇。臨別，張先依依不捨，作《一叢花》詞以道其懷。這倒頗為符合張先疏宕的個性，而詞中「雙鴛池沼」、「梯橫畫閣」等字樣也與本事相合。但若細玩詞意，仍為傷別之作。上片起首「傷高懷遠」引領全篇，以下「離愁」、「征塵」都是敘別離之苦。下片則寫別後無聊光景，「雙鴛」兩句言庭園之寂寥，「梯橫」兩句言時光之難以排遣。「不如」二句，借桃杏遇春風而盛開，暗責人之不解風情，真可謂「無理而妙」（清賀裳《皺水軒詞筌》）。

張先，字子野，嘗與一尼私約，其老尼性嚴。每臥於池島中一小閣上，俟夜深人靜，其尼潛下梯，俾子野登閣相遇。臨別，子野不勝惓惓，作《一叢花》詞以道其懷。（宋皇都風月主人《綠窗新話》引《古今詞話》）

武康縣餘英館，在縣西南餘英溪上，即沈約宗族所居之地。館南有雙鴛沼。舊編云：舊尼寺基地，張子野樂府之「雙鴛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橈通」，

即此處。今廢基尚存。（宋談鑰《嘉泰吳興志》）

「不如桃杏」，恁地情傷。（明潘游龍《精選古今詩餘醉》）

《還魂記》妙語，皆出子野。（明卓人月輯、徐士俊評《古今詞統》）

「不如桃杏」，則不如者多矣，有傷深情。（明沈際飛《草堂詩餘·別集》）

唐李益詞曰：「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子野《一叢花》末句云：「沉恨細思，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此皆無理而妙，吾亦不敢定為所見略同，然較之「寒鴉數點」，則略無痕跡矣。（清賀裳《皺水軒詞筌》）

天仙子

時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會。¹

《水調》數聲持酒聽²。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³。往事後期空記省⁴。沙上並禽池上暝⁵。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簾幕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⁶。

註
釋

1 原本無此序，據《全宋詞》補。嘉禾：秀州（今浙江嘉興）的別稱。倅（cuì）：指副職。

4 後期：日後的期約。記省（xǐng）：清楚記得。

2 《水調》：曲調名，傳說為隋煬帝所製。

5 並禽：雙棲的鳥。暝：暮色籠罩。

3 流景：流年。

6 落紅：落花。

評
析

此詞是感時傷春之作。從詞的小序看，這首詞為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張先在秀州通判任上所作，時年五十三歲。所以詞中「臨晚鏡，傷流景」的話頭，概是實況。追念往事，遙想將來，撫今思昔，至難為懷。這已不是輕愁、閒愁，而是切實的傷逝之感。詞中「雲破月來花弄影」，寫景靈動而不跳脫，實為古今絕唱。當時附會於其上的逸事已經很多，張先自己也頗得意於此，以所作「嬌柔懶起，簾壓捲花影」（《歸朝歡》）、「柳徑無人，墮飛絮無影」（《剪牡丹》）及此句，自詡為「張三影」。但若細究起來，仍以「雲破月來」句為佳。

《遁齋閒覽》云：「張子野郎中，以樂章擅名一時。宋子京尚書奇其才，先往見之，遣將命者，謂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乎？』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邪？』遂出，置酒盡歡。蓋二人所舉，皆其警策也。」《古今詩話》云：「子野嘗作《天仙子》詞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士大夫多稱之。張初謁見歐公，迎謂曰：『好雲破月來花弄影，恨相見之晚也。』」二說未知孰是。（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

《高齋詩話》云：「子野嘗有詩云：『浮萍斷處見山影。』又長短句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又云：『隔牆送過鞦韆影。』並膾炙人口，世謂『張三影』。」（同上）

《古今詩話》云：「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張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為「張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壓捲花影」；「柳徑無人，墮風絮無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苕溪漁隱曰：「細味三說，當以《後山》、《古今》二詩話所載三影為勝。」（同上）

張子野長短句「雲破月來花弄影」，往往以為古今絕唱。然予讀古樂府唐氏謠《暗別離》云：「朱弦暗斷不見人，風動花枝月中影。」意子野本此。（宋吳开《優古堂詩話》）

赴（秀州）郡集於倅廨中。坐花月亭，有小碑，乃張先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樂章，云得句於此亭也。（宋陸游《入蜀記》）

近世所謂大樂，蘇小小《蝶戀花》、鄧千江《望海潮》、蘇東坡《念奴嬌》、辛稼軒《摸魚子》、晏叔原《鷓鴣天》、柳耆卿《雨霖鈴》、吳彥高《春草碧》、朱淑真《生查子》、蔡伯堅《石州慢》、張子野《天仙子》也。（元楊朝英《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卷首附錄燕南芝庵《唱論》）

上是送春即期春回，下是春闌夜靜深情。說到臨鏡傷景情最深。此詞只在弄影上，膾炙人口。張三影詩名傳千古，觀此詞，真可天仙子，非人間凡物可輕擬也。（明《新刻李于鱗先生批評註釋草堂詩餘雋》偽託李攀龍評點）

「雲破月來花弄影」，景物如畫，畫亦不能至此，絕倒絕倒！（託名楊慎評點《草堂詩餘》）

張子野作樂府詞，有「三中」、「三影」，果奇句，為騷（「騷」字原脫）壇絕唱，至今誦之，快耳賞心。（明《新刻註釋草堂詩餘評林》李廷機評語）

「雲破月來」句，心與景會，落筆即是，着意即非，故當膾炙。（明沈際飛《草堂詩餘·正集》）

歐陽公《豐樂亭記》「仰而望山，俯而聽泉」，用白樂天《廬山草堂記》「仰觀山，俯聽泉」語。張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亦用白公《三遊洞序》「雲破

月出」之句。（明葉盛《水東日記》）

張先以「三影」名者，因其詞中有三「影」字，故自譽也。然以「雲破月來花弄影」為最，餘二「影」字不及。（清沈辰垣《歷代詩餘》引《詞統》）

琢句煉字，雖貴新奇，亦須新而妥，奇而確。妥與確，總不越一理字，欲望句之驚人，先求理之服眾。時賢勿論，吾論古人。古人多工於此技，有最服予心者，「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是也。有蜚聲千載上下，而不能服強項之笠翁者，「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是也。「雲破月來」句，詞極尖新，而實為理之所有。（清李漁《窺詞管見》）

「張三影」已勝稱人口矣，尚有一詞云「無數楊花過無影」，合之應名「四影」。（清李調元《雨村詞話》）

《詞統》曰：《天仙子》止以張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為妙句，又謂其心與景會，落筆即是，着意即非者，正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清沈雄《古今詞話·詞辨》）

子野第進士，為都官郎中，此詞或係未第時作。子野吳興人。聽《水調》而愁，為自傷卑賤也。「送春」四句，傷其流光易去，而後期茫茫也。「沙上」二句，言其所居岑寂，以沙禽與花自喻也。「重重」三句，言多蔽障也。結句仍繳送春本題，恐其時之晚也。（清黃蘇《蓼園詞選》）

詞以自然為尚。自然者，不雕琢、不假借、不着色相、不落言詮也。古人名句，如「梅子黃時雨」、「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外自然而已。（清沈祥龍《論詞隨筆》）

王介甫謂張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及李世英「朦朧淡月雲來去」。此僅就一句言之，未觀全體，殊覺武斷。即以一句論，亦安見其不及也。（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

「雲破月來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王國維《人間詞話》）

「午醉」是寫晝，「花」、「月」是寫夜。「明日落紅」由「風不定」生出，應前「送春句」。臨鏡傷景因春去不回，此聽《水調》而酒醒愁未醒之由來，前後意境統一之至。（蔡嵩雲《柯亭詞評》）

青門引

乍暖還輕冷。風雨晚來方定¹。庭軒寂寞近清明，殘花中酒²，又是去年病。樓頭畫角風吹醒³。入夜

重門靜。那堪更被明月⁴，隔牆送過鞦韆影。

註
釋

1 定：停止。

畫角。

2 中(zhòng)酒：醉酒。

4 堪：忍受。

3 畫角：古時軍中吹的樂器，彩繪雕飾，故稱

評
析

這也是傷春之作。已近清明，天氣尚乍暖還寒，陰晴不定。「殘花中酒」，對飲無人，正見出寂寞；「又是去年病」，則點出年年如此，與年俱增，情何以堪！詞人是要寫寂寞，寫靜的。「樓頭畫角風吹醒」，「醒」字用得極尖刻，是因樓頭畫角而醒呢，還是因風而醒呢？應該是兼而有之吧。而不解事的明月，隔牆送影，更覺愁不可抑。末句「真是描神之筆，極希微窅渺之致」(清黃蘇《蓼園詞選》)。一番落寞情懷，寫來幽雋無比，與上首《天仙子》同為張先韻勝之作。

輯
評

張子野《青門引》，万俟雅言《江城梅花引》、《青玉案》，句字皆佳。(明王世貞《藝苑卮言》)

上是病酒，故態尚在；下是月明，夜靜深思。病酒中可當月送鞦韆。(明《新刻李于鱗先生批評註釋草堂詩餘雋》偽託李攀龍評點)

張三影胸次超脫，啟口自是不凡。(明《新刻註釋草堂詩餘評林》李廷機評語)

懷則多觸，觸則愈懷，未有觸之至此極者。(明沈際飛《草堂詩餘·正集》)

子野雅淡處，便疑是後來姜堯章出藍之助。(清先著、程洪《詞潔》)

落寞情懷，寫來幽雋無匹。不得志於時者，往往借閨情以寫其幽思。角聲而曰「風吹醒」，「醒」字極尖刻。至末句「那堪送影」，真是描神之筆，極希微窅渺之致。(清黃蘇《蓼園詞選》)

加上「隔牆送過鞦韆影」，應目為「張四影」矣。(清許寶善《自怡軒詞選》)

韻流弦外，神注個中。耆卿而後，聲調漸變，子野猶多古意。(清陳廷焯《詞則·大雅集》)

此不過閒間描寫春緒，晚來風雨，入夜明月，是一日間事，前結連寫到去年之殘花中酒，便覺全局皆活，不嫌平直矣。(蔡嵩雲《柯亭詞評》)

生查子

含羞整翠鬟¹，得意頻相顧。雁柱十三弦²，一一春鶯語³。
嬌雲容易飛，夢斷知何處。深院鎖黃昏，陣陣芭蕉雨。

註
釋

1 翠鬟：女子美麗的髮髻。

每弦有一柱，用以調音。

2 雁柱：箏柱，亦稱「箏雁」。箏上之弦柱，

3 春鶯語：比喻箏聲宛轉動聽。

評
析

此詞《草堂詩餘》題曰「詠箏」，實則是回憶彈箏之人，而非詠箏。上片寫彈箏歡娛之時，兩人頻頻相顧，眉目傳情。下片寫別後淒冷之境，孤寂獨守深院，聽雨打芭蕉。上下片一喜一悲，形成強烈對比。

按：《全宋詞》附註：「歐陽修詞，見《近體樂府》卷一。」

輯
評

「雁柱」二語，摹彈箏之神。（明卓人月輯、徐士俊評《古今詞統》）

溫庭筠「雁柱十三弦，一一春鶯語」，陳無己「彈到斷腸時，春山眉黛低」，皆彈琴箏俊語也。（明王世貞《藝苑卮言》）

此子野聽箏詞也，首二句寫意甚佳，「雁柱」以下，形容曲盡其妙。（明張綏《草堂詩餘別錄》）

「雁柱」二句摹彈箏神。「鎖」字入此處致甚。（明沈際飛《草堂詩餘·正集》）

「一一」字從「頻」字生來，「春鶯語」從「得意」字生來。前一闕寫得意時情懷，無限旖旎；次一闕寫別後情懷，無限淒苦，胥於「箏」寓之。凡遇合無常，思婦中年，英雄末路，讀之皆堪下淚。（清黃蘇《蓼園詞選》）

浣溪沙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池臺¹。夕陽西下幾時回。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²。

註釋

1「去年」句：化用唐代鄭谷《和知己秋日

傷懷》：「流水歌聲共不回，去年天氣舊

亭臺。」

2香徑：落花飄香的小路。

評析

此詞雖是懷人之作，卻不着懷人之語，天氣、池臺、夕陽，以至無可奈何落去之花、似曾相識歸來之燕，皆是舊時之物，但物在人杳，物是人非，唯有小園香徑獨自徘徊而已。諧不鄙俗，婉不傷弱，輕愁淺恨而不失清新、雍容之致，這正是晏殊詞的好處。其中「無可奈何」一聯，天然偶麗，最為昔人稱道。傳說晏殊先得「無可奈何花落去」一句，多日未能對出下句，適逢春暮，偶向江都尉王琪提及，王對以「似曾相識燕歸來」，遂成絕唱。這則本事未必可信，但晏殊琢句之工、之刻，於此可見一斑。

輯評

（「無可」二句）實處易工，虛處難工，對法之妙無兩。（明卓人月輯、徐士俊評《古今詞統》）

上有酌酒狂歡之雅興，下有問花聽鳥之幽懷。「花落去」、「燕歸來」，無限景趣。只口頭幾語，令人把玩不盡。（明《新刻李于鱗先生批評註釋草堂詩餘雋》偽託李攀龍評點）

「無可奈何」二語，工麗，天然奇偶。（託名楊慎評點《草堂詩餘》）

「細雨夢回雞塞遠」，「青鳥不傳雲外信」，「無可奈何花落去」六句，律詩俊語也。然自是天成一段詞，着詩不得。（明沈際飛《草堂詩餘·正集》）

或問詩詞、詞曲分界，予曰「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定非《香奩》詩；「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定非《草堂》詞也。（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詞中句與字有似觸着者，所謂極煉如不煉也。晏元獻「無可奈何花落去」二句，觸着之句也。宋景文「紅杏枝頭春意鬧」，「鬧」字觸着之字也。（清劉

熙載《藝概》)

晏元獻殊《珠玉詞》。集中《浣溪沙·春恨》，「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本公七言律中腹聯，一入詞，即成妙句，在詩中即不為工。此詩詞之別，學者須於此參之，則他詞亦可由此會悟矣。(清胡薇元《歲寒居詞話》)

有一刻千金之感。(清陳廷焯《詞則·大雅集》)

昔人謂詩中不可着一詞語，詞中亦不可着一詩語，其間界若鴻溝。余謂詩中不可作詞語，信然。若詞中偶作詩語，亦何害其為大雅。且如「似曾相識燕歸來」等句，詩詞互見，各有佳處。彼執一而論者，真井蛙之見。(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

元獻尚有《示張寺丞王校勘》七律一首：「元巳清明假未開，小園幽徑獨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難禁灩灩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遊梁賦客多風味，莫惜青錢萬選才。」中三句與此詞同，只易一字。細玩「無可奈何」一聯，情致纏綿，音調諧婉，的是倚聲家語。若作七律，未免軟弱矣。並錄於此，以諗知言之君子。(清張宗櫛《詞林紀事》)

浣溪沙

一向年光有限身¹。等閒離別易消魂²。酒筵歌席莫辭頻³。
滿目山河空念遠⁴，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
憐取眼前人⁵。

註
釋

1 一向：即一晌，片刻。

3 頻：多。

2 等閒：平常。消魂：魂魄離散，形容極度的愁苦、悲傷。

4 念遠：懷念遠別的人。

5 憐：憐愛。

評
析

此詞是傷別之作。「一向年光」極言時光之易逝；「有限身」則言生命之短暫，所以即使尋常的離別，也易使人消魂了。那麼，酒筵歌席間，且及時行樂吧。下片即承離別之意，「滿目山河」、「落花風雨」，「空念遠」、「更傷春」，適成對比。末句忽作轉語，愈見其沉痛。唐代元稹《會真記》鶯鶯詩云：「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不如」句，顯然由此化出。宋人填詞，多化用中晚唐詩句，此處僅是一例。

清平樂

紅箋小字¹。說盡平生意。鴻雁在雲魚在水²。惆悵此情難寄。斜陽獨倚西樓。遙山恰對簾鉤³。人面不知何處⁴，綠波依舊東流。

註
釋

1 紅箋：一種精美的紅色小幅信紙。

3 簾鉤：捲簾用的鉤子。

2「鴻雁」句：傳說鴻雁和魚均可以傳遞書信。

4 人面：代指思慕的女子。

評
析

此詞寫相思之意。「紅箋」二句是自述相思衷曲，「紅箋」、「小字」，可見其鄭重；「說盡」，可見其一往情深。然而「鴻雁在雲魚在水」，此情終究難於自達，所以說「惆悵此情難寄」。「斜陽」、「遙山」兩句正是百無聊賴間所見景致。「人面」、「綠波」兩句則使人想起唐人崔護《題都城南莊》「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之句，人同此心，心同此意，徒增惆悵而已。此詞上片抒情，下片寫景，於極短的篇幅內，曲折處三致其意，而能舒捲從容，這也是晏殊詞的好處。

輯
評

低迴婉曲。（清陳廷焯《詞則·閒情集》）

清平樂

金風細細¹。葉葉梧桐墜。綠酒初嘗人易醉²。一枕小窗濃睡。紫薇朱槿花殘³。斜陽卻照闌干⁴。雙燕欲歸時節。銀屏昨夜微寒⁵。

註
釋

1 金風：秋風。

觀賞。

2 綠酒：美酒。古時釀酒，色澤黃綠，故稱綠酒。

4 闌干：即欄杆。

3 紫薇朱槿：兩種植物名，開花時均美麗可供

5 銀屏：雲母石鑲嵌的潔白的屏風。

初秋時節，梧桐葉已開始凋落了。初嘗綠酒，不經意間沉醉入睡。醒來時，已是斜陽夕照，庭院蕭條，秋花都殘，才想起此時已是雙燕南歸的時節，而昨夜銀屏已透出微寒。這是真正慵懶的生活、真正的閒情，又妙在不著意為之，不求工而自合，自然溫婉，是宋初詞不可及處。

情景相副，宛轉關生，不求工而自合。宋初所以不可及也。（清先著、程洪《詞潔》）

木蘭花

燕鴻過後鶯歸去。細算浮生千萬緒¹。長於春夢幾多時，散似秋雲無覓處²。聞琴解佩神仙侶³。挽斷羅衣留不住。勸君莫作獨醒人，爛醉花間應有數⁴。

1 浮生：人生。

2 「長於」二句：化用唐代白居易《花非花》：

「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

3 聞琴：用卓文君事。文君新寡，司馬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見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解佩：用鄭交甫逢江妃事。鄭交甫遇江妃，江妃解佩贈之，但交

甫離去數十步，懷中之佩就不見了。見漢劉向《列仙傳·江妃二女》。

4 「勸君」二句：化用《楚辭·漁父》：「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獨醒，獨自清醒，喻不同流俗。數，定數，宿緣，佛教用語。

此詞自遣，亦復遣人，極寓感慨。「燕鴻」二句言春秋代謝，浮生多艱。「長於」二句，言人生易逝難覓，春夢苦短，「幾多時」實「無多時」也。「聞琴」句用典，像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鄭交甫與江妃那樣的神仙眷侶，一朝離散，便是挽斷羅衣也挽留不住，何況尋常俗人呢？所以結句以人有定數，不如及時行樂作達觀之語。然而達觀之語，亦是悲涼之語，淋漓而沉至，非老於世故，達於人情者不能道。人們常以「風流蘊藉」視晏殊詞，但晏殊詞實不止於此。

木蘭花

池塘水綠風微暖。記得玉真初見面¹。重頭歌韻響琤琮²，入破舞腰紅亂旋³。玉鈎闌下香階畔⁴。醉後不知斜日晚。當時共我賞花人，點檢如今無一半⁵。

註釋

1 玉真：仙人，後來泛指美人。

紅亂旋：指入破後舞者快速旋轉的熱烈場面。

2 重頭：詞中上下關節拍完全相同叫重頭。

琤琮（chēng cóng）：玉石相擊的聲音，這裡形容歌聲。

4 鈎闌：隨屋勢高下曲折的欄杆。

5 點檢：檢查，點數。

3 入破：樂曲中最急促紛繁的部分叫入破。

評析

此詞上片極寫昔日之繁華，下片語意一轉，「醉後不知斜日晚」已露蕭瑟之意，至末句「當時共我賞花人，點檢如今無一半」，人世之無常、無奈、空茫虛幻，倏忽之間，已生死阻隔，此情何堪！昔人評詩，多喜俊語、巧語、妙語，實則最難得者，為沉至語。往事關心，人生如夢，每讀一過，不禁惘然。

輯評

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樂府《木蘭花》皆七言詩，有云：「重頭歌詠響琤琮，入破舞腰紅亂旋。」「重頭」、「入破」，皆管弦家語也。（宋劉攽《中山詩話》）

東坡詩「尊前點檢幾人非」，與此詞結句同意。往事關心，人生如夢。每讀一過，不禁惘然。（清張宗櫚《詞林紀事》）

木蘭花

綠楊芳草長亭路¹。年少拋人容易去²。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³。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

註釋

1 長亭：古時行人休息及餞別之地。五里設

短亭，十里設長亭。

2 年少：年輕的情人。

3 一寸：指相思之意。

評
析

此詞述相思之情。「綠楊芳草」句言離別之時，「年少拋人」句言離別之人，「五更鐘」、「三月雨」二句言懷人之時，「無情」句以下言相思之苦。末二句，用白居易《長恨歌》「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語意，而點化無痕，總是見出多情之苦。全詞情致淒婉，纏綿悱惻，並無怨懟之言，而不失忠厚之意。此詞作婦人口吻，愈顯情之深、之婉、之細。

輯
評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為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蓋『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余按全篇云：「（略）。」蓋真謂「所歡」者，與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之句不同，叔原之言失之。（宋趙與時《賓退錄》）

此是詞家本色，「殘夢五更鐘」、「離愁三月雨」已佳，着「樓頭」、「花底」四字尤妙。（明張綏《草堂詩餘別錄》）

上是閨中相對景，下是閨中相思情。「五更鐘」、「三更月」，兩入神。相思無盡，直吐衷情矣。春景春情，句句逼真，當傾倒白玉樓矣。（明《新刻李于鱗先生批評註釋草堂詩餘雋》偽託李攀龍評點）

末二句與秦少游《阮郎歸》詞「衡陽猶有雁傳書，郴陽和雁無」同一結想。（託名楊慎評點《草堂詩餘》）

爽快決絕，他人含糊不是。昔人言近旨遠，豈好作婦人語。（明沈際飛《草堂詩餘·正集》）

愁如吳岫遠，恨似楚天長。（明鄧志謨《丰韻情書》評語）

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年少拋人」，凡羅雀之門，枯魚之泣，皆可作如是觀。「樓頭」二語，意致淒然，擊起多情苦來。末二句，總見多情之苦耳！妙在意思忠厚，無怨懟口角。（清黃蘇《蓼園詞選》）

淒豔。低迴反覆，言有盡而意無窮。（清陳廷焯《詞則·閒情集》）

踏莎行

祖席離歌¹，長亭別宴。香塵已隔猶回面²。居人匹馬

映林嘶³，行人去棹依波轉⁴。畫閣魂消，高樓目斷⁵。斜陽只送平波遠。無窮無盡是離愁，天涯地角尋思遍。

註
釋

1 祖席：餞行的酒席。

2 香塵：香車麗人浸染得塵土皆香。

3 居人：送行的人。

4 棹(zhào)：船槳，這裡指船。

5 目斷：望斷，指一直望到看不見。

評
析

此詞是送別之作，從離別之依依至別後之悵悵，次第寫來，情景宛然。「斜陽只送平波遠」一句，平淡閒遠之中有多少韻致！送別之意、相思之意寫來醇厚、蘊藉，是晏殊的得意之作。此一意象在其他詞中也多次出現，如《蝶戀花》「消息未知歸早晚，斜陽只送平波遠」等，皆其例也。

輯
評

「斜陽只送平波遠」，又「春來依舊生芳草」，淡語之有致者也。（明王世貞《藝苑卮言》）

踏莎行

小徑紅稀¹，芳郊綠遍。高臺樹色陰陰見²。春風不解禁楊花³，濛濛亂撲行人面。翠葉藏鶯，朱簾隔燕。爐香靜逐游絲轉⁴。一場愁夢酒醒時，斜陽卻照深深院。

註
釋

1 紅稀：花少。

2 見：同「現」。

3 禁：限制，約束。

4 游絲：飄蕩在空中的昆蟲所吐之絲。

評
析

這首詞一題作「春愁」，然而全詞皆是景語，只在詞末點出「愁」字。雖是「愁」，因是春愁，卻有淡淡的喜悅流露其間，心思宛轉之細膩，可意會不可言傳。晏殊曾舉所作「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等句，說他「每吟詠

富貴，從不言金玉錦繡，而唯說其氣象」(宋吳處厚《青箱雜記》)。這首詞中像「爐香靜逐游絲轉」、「斜陽卻照深深院」這樣的句子，也透露出這樣一種「氣象」。「太平宰相」、「富貴閒人」的風度，正要從這裡見出。

景物不殊，運掉能離奇夭矯。「深深」妙，換不得實字。(明沈際飛《草堂詩餘·正集》)

「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不若晏同叔「一場愁夢酒醒時，斜陽卻照深深院」更自神到。(清沈謙《填詞雜說》)

晏殊《珠玉詞》極流麗，能以翻用成語見長。如「垂楊只解惹春風，何曾繫得行人住」，又「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等句是也。翻覆用之，各盡其致。(清李調元《雨村詞話》)

踏莎行

碧海無波，瑤臺有路¹。思量便合雙飛去。當時輕別意中人，山長水遠知何處。綺席凝塵²，香閨掩霧。紅箋小字憑誰附。高樓目盡欲黃昏，梧桐葉上瀟瀟雨。

1 瑤臺：神仙所居之處。

2 綺席：華麗的筵席。

此詞抒寫相思離別之情。上下片起句皆坦誠直白，表達了希望與意中人雙宿雙飛、琴瑟和鳴的美好心願。但是，上片歇拍和下片結句卻寫得含蓄蘊藉，將滿腔熱情歸於平淡悠長。「山長水遠知何處」為讀者留下了無限的遐思，「梧桐葉上瀟瀟雨」則讀來回味無窮。正如沈義父《樂府指迷》所言：「結句須要放開，含有餘不盡之意，以景結情最好。」

起三句妙，是憑空結撰。(清陳廷焯《詞則·閒情集》)

蝶戀花

六曲闌干偎碧樹¹。楊柳風輕，展盡黃金縷²。誰把鈿
箏移玉柱³。穿簾海燕雙飛去。滿眼游絲兼落絮。
紅杏開時，一霎清明雨。濃睡覺來鶯亂語⁴。驚殘好
夢無尋處。

1 六曲：曲折很多。

3 鈿箏：用金玉裝飾的箏。

2 黃金縷：春天柳條色如金線，因稱黃金縷。

4 覺來：醒來。

此詞仍寫春日光景。六曲闌干，碧樹相倚，鵝黃柳色，又不知誰彈起箏曲，驚起一雙燕子穿簾而去，將目光牽引開。於是又看到游絲、落絮，清明雨後，紅杏初開。也許是被群鶯亂語驚醒吧，一場春夢，無處尋覓。晏殊很多詞都是如此：眼前景，心中意，散漫寫去，不能作質實的把握，卻自有一種情味、韻致，耐人尋繹。

按：《全宋詞》附註：「馮延巳作，見《陽春集》。」

馮詞多與歐公相亂，此實公詞也。（清周濟《宋四家詞選》批語）

金碧山水，一片空濛。此正周氏所謂「有寄託入、無寄託出」也。（清譚獻評《詞辨》）

雅秀工麗，是歐公之祖。字字和雅，字字秀麗，詞中正格也。（清陳廷焯《雲韶集》）

忠愛纏綿，宛然《騷》、《辨》之義。延巳為人專蔽嫉妒，又敢為大言。此詞蓋以排間異己者，其君之所以信而弗疑也。（清張惠言《詞選》）

鳳簫吟

鎖離愁，連綿無際，來時陌上初熏¹。繡幃人念遠²，
暗垂珠露，泣送征輪³。長行長在眼，更重重、遠水孤
雲。但望極樓高，盡日目斷王孫⁴。消魂。池塘別
後，曾行處、綠妒輕裙。恁時攜素手⁵，亂花飛絮裡，
緩步香茵⁶。朱顏空自改，向年年⁷、芳意長新。遍綠
野，嬉遊醉眼，莫負青春⁸。

註釋

1 熏：花草散發出香氣。

2 繡幃：華美的帷帳。

3 征輪：遠行之人坐的車。

4 王孫：古代貴族子弟的通稱，宋人多以「王孫」指代芳草。

5 恁（nèn）時：那時。素手：指女子潔白如玉的手。

6 香茵：形容芳草如茵。茵，墊子。

7 向：對着。

8 青春：春天。

評析

此詞是傷別之作。上片寫離別及離別後相思之境，下片追憶昔日嬉遊，結以時光易逝、莫負青春勉人，這都是宋詞中的常調。這首詞的妙處在於，借詠芳草以留別。「鎖離愁，連綿無際」，說的當然是芳草；「陌上初熏」，也是芳草；垂露如淚，泣送征輪，是寫草之神；高樓望斷，目力窮盡處，所見仍是萋萋芳草。舊遊時，「曾行處、綠妒輕裙」說的當然是芳草；「亂花飛絮裡，緩步香茵」，仍是芳草。句句有草，也句句有人，寫來自然拍合，情韻悠漾。大凡中國的文人都有一種唯美的傾向，在接天的萋萋芳草的映襯下，不論離別還是歡會，都帶給人美麗和傷感。

輯評

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韓丞相玉汝自樞密院都承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將行，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兵為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蓋上以恩禮待下，雖閨門之私，亦恤之如此，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劉貢父，玉汝姻黨，即作小詩寄之以戲云：「票姚不復顧家為，誰謂東山久不歸？《卷耳》

幸容攜婉嬖，《皇華》何啻有光輝？」玉汝之詞由此亦遂盛傳於天下。（宋葉夢得《石林詩話》）

賦芳草筆勢酣足。（世經堂康熙十七年殘本《詞綜》批語）

《樂府紀聞》曰：「元豐中，韓縝出使契丹，分割地界。韓有姬與別，姬作《蝶戀花》云：『香作風光濃着露。正恁雙棲，又遣分飛去。密訴東君應不許。淚波一灑奴衷素。』神宗知之，遣使送行。劉貢父贈以詩：『《卷耳》幸容留婉戀，《皇華》何啻有光輝。』莫測中旨何自而出，後知姬人別曲傳入內庭也。韓作芳草詞別云（略）。此《鳳簫吟》詠芳草以留別，與《蘭陵王》詠柳以敘別同意。後人竟以芳草為調名，則失《鳳簫吟》原唱意矣。」（清沈雄《古今詞話·詞話》）

《鳳簫吟》一名《芳草》，韓縝詞云：「（略）。」蓋芳草二字即題，後人誤為調名耳。換頭第二三句，本作「池塘別後，曾行處」，《詞律》謂「曾」字上必落一「舊」字，按奚倬然詞亦係四字兩句，其他句讀，無不相同，似以「舊曾行處」為是，於文理亦覺明順。（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

木蘭花

東城漸覺風光好。皺縠波紋迎客棹¹。綠楊煙外曉雲輕，紅杏枝頭春意鬧。
浮生長恨歡娛少²。肯愛千金輕一笑³。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⁴。

註釋

1 皺縠(hú)：一作「縠皺」，即縐紗，形容水波細小如縐紗。

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3 肯：怎肯。

2 浮生：漂浮不定的短暫人生。語出《莊子·

4 晚照：落日餘暉。

評析

這首詞在當時頗負盛名。傳說宋祁任工部尚書時，約見張先，說：「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張先大呼：「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二人遂置酒盡歡。宋祁也因此獲得「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的雅號。大凡惜春傷春，常易流於傷感，此一「鬧」字卻將春日之繁盛、明媚點染得極為生動。所以王國維稱這首詞「着一『鬧』字，而境界全出」（《人間詞話》）。

輯評

人謂「鬧」字甚重，我覺全篇俱輕，所以成為「紅杏尚書」。（清沈雄《古今詞話·詞辨》）

若紅杏之在枝頭，忽然加一鬧字，此語殊難着解。爭鬥有聲之謂鬧，桃李爭春則有之，紅杏鬧春，予實未之見也。鬧字可用，則吵字、鬥字、打字，皆可用矣。宋子京當日以此噪名，人不呼其姓氏，意以此作尚書美號，豈由尚書二字起見耶。予謂鬧字極粗極俗，且聽不入耳，非但不可加於此句，並不當見之詩詞。近日詞中，爭尚此字者，子京一人之流毒也。（清李漁《窺詞管見》）

「紅杏枝頭春意鬧」，一「鬧」字卓絕千古。字極俗，用之得當，則極雅，未可與俗人道也。（清王又華《古今詞論》）

「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當時傳為美談。吾友公馥極歎之，以為卓絕千古。然實本《花間》「暖覺杏梢紅」，特有青藍冰水之妙耳。（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宋子京詞，「紅杏枝頭春意鬧」，「鬧」字固練，然太吃力，不可學。（清李佳《左庵詞話》）

詞中句與字有似觸着者，所謂極煉如不煉也。……宋景文「紅杏枝頭春意鬧」，「鬧」字觸着之字也。（清劉熙載《藝概》）

紅杏尚書，豔奪千古。為樂當及時，有心人語。（清陳廷焯《詞則·別調集》）

詞之用字，務在精擇。腐者、啞者、笨者、弱者、粗俗者、生硬者、詞中所未經見者，皆不可用。而叶韻字尤宜留意，古人名句，末字必新雋響亮，如「人比黃花瘦」之「瘦」字，「紅杏枝頭春意鬧」之「鬧」字皆是。然有同此字，而用之善不善，則存乎其人之意與筆。（清沈祥龍《論詞隨筆》）

「紅杏枝頭春意鬧」，着一「鬧」字，而境界全出。（王國維《人間詞話》）

採桑子

群芳過後西湖好¹，狼藉殘紅²。飛絮濛濛。垂柳闌干
盡日風。笙歌散盡遊人去³，始覺春空⁴。垂下簾
櫳。雙燕歸來細雨中。

1 群芳：百花。

3 笙歌：奏樂唱歌。

2 狼藉：雜亂。殘紅：落花。

4 空：盡。

歐陽修晚年退居潁州（今安徽阜陽），寫了一組《採桑子》（共十首）題詠潁州西湖之作，此其一。這首詞上片言遊冶之盛，下片言人去之靜。「始覺春空」是詞眼，末句以「雙燕歸來細雨中」作結，含蓄溫潤，情味深長。

「始覺春空」，語拙。宋人每以「春」字替人與事，用極不妥。（清先著、程洪《詞潔》）

（「始覺春空」）四字猛省。（清陳廷焯《詞則·別調集》）

訴衷情

清晨簾幕捲輕霜。呵手試梅妝¹。都緣自有離恨，故
畫作、遠山長²。思往事，惜流芳³。易成傷⁴。
擬歌先斂⁵，欲笑還顰⁶，最斷人腸。

1 呵手：因天寒呵氣暖手。梅妝：即梅花妝，古代婦女一種面部化妝樣式，描梅花於額頭。相傳始於南朝宋壽陽公主。公主曾臥

於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在她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見《太平御覽》卷九七〇引《宋書》。

2 遠山：遠山眉，古人常將婦人姣好的眉比作遠山。典出《西京雜記》卷二：「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

3 流芳：流水般逝去的年華。

4 成傷：引起悲傷。

5 擬：想要，準備。斂：斂容，臉色變得端莊嚴肅。

6 顰(pín)：皺眉。

此詞是閨情之作，描摹少婦情態，最為傳神。清晨微寒，呵手先試梅妝。梅妝雖好，卻無人看，畫眉作遠山悠長。以下「擬歌先斂，欲笑還顰」，種種曲意宛轉，令人起無限憐惜。

按：《全宋詞》附註：「按此首別又作黃庭堅詞，見《豫章黃先生詞》。」

縱畫長眉，能解離恨否？筆妙，能於無理中傳出癡女子心腸。（清陳廷焯《詞則·閒情集》）

此詞寫眉意，刻畫入微，「都緣自有離恨，故畫作、遠山長」二句尤妙，蓋即有恨，亦何與畫眉事？以畫眉作使性事，真是小兒女性格也。（蔡嵩雲《柯亭詞評》）

踏莎行

候館梅殘¹，溪橋柳細。草薰風暖搖征轡²。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³。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闌倚⁴。平蕪盡處是春山⁵，行人更在春山外。

1 候館：驛館，旅舍。

2 征轡(pèi)：遠行之馬的韁繩，也指遠行之馬。

3 迢迢：悠長不斷的樣子。

4 危闌：高欄。

5 平蕪(wú)：草木叢生的平曠的原野。

此詞上片寫行人離家之情，下片寫閨人懷遠之意，語語倩麗，情文斐然。詞中善用層深遞進之法，如「離愁」二句，以春水寫愁，見出離愁之愈遠愈濃；「平蕪」二句，春山眺望，行人更在春山之外，不僅空間上翻進一層，在情感上也翻進一層。語淡情濃，極婉極切。范仲淹《蘇幕遮》有「芳草無情，更在

斜陽外」之句，一層意而兩番曲折，均見其一往情深。

杜子美流離兵革中，其詠內子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歐陽文忠、范文正，矯飾風節，而歐公詞云：「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闌倚。」……情之所鍾，雖賢者不能免，豈少年所作耶？惟公詩詞未嘗作脂粉語。（宋俞文豹《吹劍三錄》）

句意最工。（宋黃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

佛經云：「奇草芳花能逆風聞薰。」江淹《別賦》「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正用佛經語。六一詞云「草薰風暖搖征轡」，又用江淹語。今《草堂詞》改「薰」作「芳」，蓋未見《文選》者也。《弘明集》：「地芝候月，天華逆風。」（明楊慎《詞品》）

歐陽公詞：「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石曼卿詩：「水盡天不盡，人在天盡頭。」歐與石同時，且為文字友，其偶同乎？抑相取乎？（同上）

上敘離愁如流水，下敘別望隔山遙。春水寫愁，春山騁望，極切極婉。淚滴如春水，情疊似春山，離別多懷憶，一度相思一度難。（明《新刻李于鱗先生批評註釋草堂詩餘雋》偽託李攀龍評點）

正是盼不見來時路。（託名楊慎評點《草堂詩餘》）

別調有云：「便做一江春水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情。」意同。（明董其昌《便讀草堂詩餘》）

「芳草更在斜陽外」、「行人更在春山外」兩句，不厭百回讀。（明卓人月輯、徐士俊評《古今詞統》）

「春水」、「春山」，走對妙。「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一望無際矣。「盡處是春山，更在春山外」，轉望轉遠矣。當取以合看。（明沈際飛《草堂詩餘·正集》）

「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此淡語之有情者也。（明王世貞《藝苑卮言》）

結語韻致更遠。（明茅暎《詞的》）

恬雅。（明陸雲龍《詞菁》）

逸調。（世經堂康熙十七年殘本《詞綜》批語）

「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升庵以擬石曼卿「水盡天不盡，人在天盡頭」，未免河漢。蓋意近而工拙懸殊，不啻霄壤。且此等入詞為本色，入詩即失古雅，可與知者道耳。（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離愁」二句）較後主「離恨恰如芳草」二語，更綿遠有致。（清陳廷焯《詞則·大雅集》）

此詞特為贈別作耳。首闕，言時物暄妍，征轡之去，自是得意。其如我之離愁不斷何。次闕，言不敢遠望，愈望愈遠也。語語倩麗，韶光情文斐亾。（清黃蘇《蓼園詞選》）

明王世貞曰：「『平蕪盡處』二語，與『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此淡語之有情者也。」余謂歐公句目為淡語則可，若少游則癡語矣。淡語輕遠，癡語沉鬱，其情有別。（鍾應梅《蕊園說詞》）

「草薰風暖搖征轡」句，已伏春山外之行人。「離愁」二句寫行人栩栩欲活。「平蕪」句承「草薰」句。（蔡嵩雲《柯亭詞評》）

蝶戀花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¹。樓高不見章臺路²。雨橫風狂三月暮³。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⁴。

註
釋

1 玉勒雕鞍：代指華麗的車馬。勒，馬籠頭。

3 雨橫：形容雨勢猛烈。

遊冶處：指歌樓妓館。

4 亂紅：零亂的落花。

2 章臺：妓女居住的地方。

評
析

此詞寫閨怨之情。一方是深院凝愁，一方卻遊冶無度，只能深閉重門，任年華老去，其悽苦如此。「淚眼」二句，有數層意：因花而有淚，一層；因淚而問花，一層；花竟不語，一層；不但不語，且又亂落，飛過鞦韆，此又一層。人愈傷心，花愈惱人，寫閨情而極其幽怨，後來詞家認為歐陽修此詞別有寄託，也是有來由的。晏殊《踏莎行》有「斜陽卻照深深院」之句，以疊字「深深」而佳；這首詞中「庭院深深深幾許」則三用疊字，後來李清照深以為妙，用其語作「庭院深深深」數闕。而她的《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連用七個疊字，傳為古今絕唱。論本窮源，其中當有歐陽修詞的啟示之功。

按：《全宋詞》附註：「馮延巳詞，見《陽春集》。」

上騁望不堪極目處，下留春無限傷心淚。首句疊用三個「深」字，最新奇。問花留春，真是計無少施。寫出當年遊冶，真。後段形容暮春光景殆盡。（明《新刻李于鱗先生批評註釋草堂詩餘雋》偽託李攀龍評點）

疊用字法，妙。（託名楊慎評點《草堂詩餘》）

末句參之「點點飛紅雨」句，一若關情，一若不關情，而情思舉，蕩漾無邊。（明沈際飛《草堂詩餘·正集》）

悽如送別。（明茅暎《詞的》）

首句疊用三個「深」字最新奇，後段形容春暮光景殆盡。（明《新刻註釋草堂詩餘評林》李廷機評語）

詞家意欲層深，語欲渾成。然意層深，語便刻畫；語渾成，意便膚淺，兩難兼也。或欲舉其似，偶拈永叔詞云：「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此可謂層深而渾成。何也？因花而有淚，此一層意也。因淚而問花，此一層也。花竟不語，此一層意也。不但不語，且又亂落，飛過鞦韆，此一層也。人愈傷心，花愈惱人，語愈淺，而意愈入，又絕無刻畫之跡，謂非層深而渾成耶？然作者初非措意，直如化工生物，筍未出土而苞節已具，非寸寸為之也。若先措意便刻畫，愈深愈墮惡境矣。即此等解一經拈出後，便當掃去。（清毛先舒《鸞情詞話》）

「庭院深深」，閨中既以邃遠也。「樓高不見」，哲王又不寤也。「章臺」、「遊冶」，小人之經。「雨橫風狂」，政令暴急也。「亂紅飛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為韓、范作乎？此詞亦見馮延巳集中。李易安詞序云：「歐陽公作《蝶戀花》，有『庭院深深深幾許』之句，余酷愛之，用其語作庭院深深數闕，其聲即舊《臨江仙》也。」易安去歐公未遠，其言必非無據。（清張惠言《詞選》）

首闕因楊柳煙多，若簾幕之重重者。庭院之深以此，即下句章臺不見亦以此。總以見柳絮之迷人。加之雨橫風狂，即擬閉門，而春已去矣。不見亂紅之盡飛乎，語意如此。通首詆斥，看來必有所指。第詞旨濃麗，即不明所指，自是一首好詞。（清黃蘇《蓼園詞選》）

宋刻玉玩，雙層浮起；筆墨至此，能事幾盡。（清譚獻評《詞辨》）

馮正中詞，極沉鬱之致，窮頓挫之妙，纏綿忠厚，與溫、韋相伯仲也。《蝶戀花》四章，古今絕構。《詞選》本李易安《詞序》，指「庭院深深」一章為歐陽公作，他本亦多作永叔詞。惟《詞綜》獨云馮延巳作。竹垞博極群書，必有所據。且細味此闕，與上三章筆墨，的是一色，歐公無此手筆。（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

正中《蝶戀花》四闕，情詞悽惻，可群可怨。（同上）

（《蝶戀花》）四章云：「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詞意殊怨，

然怨之深，亦厚之至。蓋三章猶望其離而復合，四章則絕望矣。作詞解如此用筆，一切叫囂纖冶之失，自無從犯其筆端。（同上）

連用三「深」字，妙甚。偏是樓高不見，試想千古有情人讀至結處，無不淚下。絕世至文。（清陳廷焯《雲韶集》）

詞有與風詩意義相近者，自唐迄宋，前人巨製，多寓微旨。……馮正中「庭院深深」，《萋楚》之憫亂也。（清張德瀛《詞徵》）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裡斜陽暮。」有我之境也。（王國維《人間詞話》）

蝶戀花

誰道閒情拋棄久¹。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²。不辭鏡裡朱顏瘦³。 河畔青蕪堤上柳⁴。 為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⁵。

註
釋

1 閒情：逸蕩之情，多指男女戀情。

4 青蕪：青草叢生。

2 病酒：因飲酒過量而難受。

5 平林：平原上的樹林。

3 不辭：不惜。

評
析

春日、春花、青蕪、堤柳，每年都會有的，但為甚麼每到春來，仍惆悵依舊呢？詞人沒有回答，事實上也無從回答，他只能說小橋、清風，只能說平林、新月，只能說月夜人歸之後，暗自消魂。這首詞的風味很像晏殊詞，再早一些，也很像馮延巳詞，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脈相承的關係。

按：《全宋詞》附註：「馮延巳詞，見《陽春集》。」

輯
評

次章云：「誰道閒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裡朱顏瘦。」始終不渝其志，亦可謂自信而不疑，果毅而有守矣。（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

馮中正《蝶戀花》云：「誰道閒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裡朱顏瘦。」可謂沉着痛快之極。然卻是從沉鬱頓挫來，

淺人何足知之。(同上)

起得風流跌宕。「為問」二語映起筆。「獨立」二語，仙境，夢境，斷非凡筆也。(清陳廷焯《雲韶集》)

稼軒《摸魚兒》起處從此奪胎，文前有文，如黃河伏流，莫窮其源。(梁令嫻《藝蘅館詞選》引梁啟超語)

蝶戀花

幾日行雲何處去。忘了歸來，不道春將暮¹。百草千花寒食路²。香車繫在誰家樹。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³。撩亂春愁如柳絮。依依夢裡無尋處。

註
釋

1 不道：不覺。

之推竟抱樹而死。後在其忌日禁火冷食，以為悼念，相沿成俗。

2 寒食：節令名，在清明前一兩天。春秋時，介之推隱居綿山，晉文公焚山迫其出仕，介

3 陌：田間小路。

評
析

此詞是傷離念遠之作。離情既久，因寄語行雲，託想空靈。春日將暮，又況是百草千花，不知遠人究竟羈留何處，延宕不返？下片仍以問語起首，淚眼倚樓，只有獨語，然而心念未已，又託言雙燕，「陌上相逢否」，但終究是撩亂情絲，即夢裡，亦無尋處。古代詞人多以女子的語氣敘寫閨情，難得是衷曲深藏而深心獨會，一番纏綿，一陣迷亂。

按：《全宋詞》附註：「馮延巳詞，見《陽春集》。」

輯
評

行雲、百草、千花、香車、雙燕，必有所託。(清譚獻評《詞辨》)

遣辭運筆如許鬆爽。情詞並茂，我思其人。(清陳廷焯《雲韶集》)

低迴曲折，靄乎其言，可以群，可以怨，情詞悱惻。('雙燕'句)二語，映首章。(清陳廷焯《詞則·大雅集》)

《織餘瑣述》：「元好問《清平樂》云：『飛去飛來雙乳燕，消息知郎近遠。』用馮延巳『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句意。彼未定其逢否，此則直以為知，唯消息近遠未定耳。妙在能變化。」(清況周頤《蕙風詞話》)

「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詩人之憂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似之。（王國維《人間詞話》）

木蘭花

別後不知君遠近。觸目淒涼多少悶¹。漸行漸遠漸無書，水闊魚沉何處問²。夜深風竹敲秋韻³。萬葉千聲皆是恨。故敲單枕夢中尋⁴，夢又不成燈又燼⁵。

註釋

1 多少：何等，許多之意。

2 水闊魚沉：謂沒有音信，古代傳說魚可傳書。

3 秋韻：秋聲。

4 故：有意地。敲：斜身倚靠。

5 燼：燒盡。

評析

這是一首閨怨之詞。歐詞之妙在於，能將思婦極細微、迂曲的閨情表現得恰到好處；細膩，卻不流於纖弱，而有溫厚蘊藉的意味。但若深求，則於真切、沉至的深情有所欠缺，這是他不及晏殊詞的地方。此詞可為一例。

臨江仙

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處，待得月華生¹。燕子飛來窺畫棟，玉鉤垂下簾旌²。涼波不動簟紋平³。水精雙枕⁴，傍有墮釵橫。

註釋

1 月華：月光。

2 簾旌：簾端所綴之布帛，亦泛指簾幕。

3 簟(diàn)紋：席紋。簟，竹席。

4 水精：即水晶。

此詞相傳是為一位家妓所作。上片寫景，炎炎夏日，雷雨過後，彩虹高掛，一陣清涼。下片寫睡夢中的美人，燕子飛來也不被驚擾，簾旌低垂，正酣眠入夢。她身下的涼席紋絲不動，正如平靜的湖面沒有一絲波紋，就連枕邊掉落的髮釵也沒有察覺。全詞無一句對女子的正面描寫，而通過飛燕、簾旌、簾紋、墮釵等側面烘托，來表現女子沉睡的場景，可謂聲情並茂，別具一格。

歐文忠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先文僖罷政，為西京留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於公，屢微諷而不之恤。一日，宴於後園，客集，而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相視以目。公責妓云：「未至何也？」妓云：「中暑，往涼堂睡着，覺失金釵，猶未見。」公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為償汝。」歐即席云：「柳外輕雷池上雨……」坐皆稱善。遂命妓滿酌賞歐，而令公庫償釵。戒歐當少戢，不惟不恤，翻以為怨。後修《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又於《歸田錄》中說文僖數事，皆非美談。（宋錢世昭《錢氏私志》）

歐公詞曰「池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云云，末曰：「水晶雙枕，旁有墮釵橫。」此詞甚膾炙人口。舊說謂歐公為郡幕日，因郡宴，與一官妓荏苒，郡守得知，令妓求歐詞以免過，公遂賦此詞。僕觀此詞，正祖李商隱《偶題》詩云：「小亭閒眠微醉消，石榴海柏枝相交。水紋簾上琥珀枕，旁有墮釵雙翠翹。」又「池外輕雷」亦用商隱「芙蓉塘外有輕雷」之語，「好風微動簾旌」，用唐《花間集》中語。歐詞又曰：「欄干敲遍不應人，分明窗下聞裁剪。」此語見韓偓《香奩集》。（宋王楙《野客叢書》）

上敘首夏清和之景，下敘宮中華麗之樂。雨聲花聲，景色入眸。枕傍釵橫，情思悠遠。此詞寫四月夏光，而以閨情點綴，最堪玩賞。（明《新刻李于鱗先生批評註釋草堂詩餘雋》偽託李攀龍評點）

雨忽虹，虹忽月，夏景爾爾，拈筆不同。玩末句，風韻直當凌厲秦、黃，一金釵曷足以償之。（明沈際飛《草堂詩餘·正集》）

（「涼波不動」三句）不假雕飾，自成絕唱。按義山《偶題》云：「水文簾上琥珀枕，傍有墮釵雙翠翹。」結語本此。（清許昂霄《詞綜偶評》）

遣詞大雅，宜為文僖所賞。（清陳廷焯《詞則·閒情集》）

原鈔作「窺畫棟」，垂簾矣，何得始窺。且此寫閨人睡景，非狎語也，豈有自嘲自狀之人？因垂簾不能歸棟，故窺也。（清王闓運《湘綺樓評詞》）

清綺自好，非不作豔詞者。（清沈雄《古今詞話·詞評》）

此詞王湘綺謂「寫閨人睡景，非狎語也，豈有自嘲自狀之人」，語頗近理。惟謂「窺畫棟」應作「歸畫棟」，「垂簾矣，何得始窺」，則殊未然。蓋因簾垂不

能「歸」棟，故「窺」耳。且「窺」字下得極妙。燕子因「窺」棟，無意中見閨人睡景，閨人睡景卻從燕子眼中寫出，設想何等靈幻。（蔡嵩雲《柯亭詞評》）

浣溪沙

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
白髮戴花君莫笑，《六幺》催拍盞頻傳¹。人生何處似尊前²。

註
釋

1《六幺》：唐代琵琶曲名。

2尊前：在酒筵上。

評
析

此詞詠潁州西湖，蓋詞人皇祐元年（1049）知潁州時所作。上片寫西湖美景，遊人之樂。首句寫遊人如織，次句寫湖水溶溶，描繪了一幅熱鬧的西湖遊覽圖。歇拍筆鋒陡轉，目光由西湖勝景移向臨水人家。前人謂「出」字用得高妙，把樓外鞦韆突然進入眼簾的視覺感受表現得十分貼切。下片寫詞人自得其樂。白頭戴花是率真之樂，《六幺》催拍是歌舞之樂，杯盞頻傳是飲酒之樂——人生如白駒過隙，當及時行樂。

輯
評

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此翁語甚妙絕，只一「出」字，是後人着意道不到處。（宋趙令時《侯鯖錄》）

晁無咎評樂章，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要皆妙絕，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余按唐王摩詰《寒食城東即事》詩：「蹴鞠踰過飛鳥上，鞦韆競出垂楊裡。」歐陽公用「出」字蓋本此。（宋吳曾《能改齋漫錄》）

上是春遊之景最勝，下是傳杯之樂宜先。乘春行樂，萬事無如杯在手矣。胸次別具乾坤，便是高人樂境。（明《新刻李于鱗先生批評註釋草堂詩餘雋》偽託李攀龍評點）

不惟調句宛藻，而造理甚微，足喚醒人。（託名楊慎評點《草堂詩餘》）

一「出」字，亦後人着意道不到處，（「人生」句）達人之言。（明沈際飛《草堂詩餘·正集》）

歐公舊有春日詞云：「綠楊樓外出鞦韆。」前輩歎賞，謂止一「出」字，是人着力道不到處。他日詠鞦韆，作《浣溪沙》云：「雲曳香綿綵柱高。絳旗風颭出花梢。」予謂雖同用「出」字，然視前句，其風致大段不侔。（明陳霆《渚山堂詞話》）

「樓上晴天碧四垂」，本韓侍郎「淚眼倚樓天四垂」，不妨並佳。歐文忠「拍堤春水四垂天」，柳員外「目斷四天垂」，皆本韓句，而意致少減。（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第一闋，寫世上兒女多少得意歡娛。第二闋「白髮」句，寫老成意趣，自在眾人喧囂之外。末句寫得無限悽愴沉鬱，妙在含蓄不盡。（清黃蘇《蓼園詞選》）

風流自賞。（清陳廷焯《詞則·別調集》）

歐九《浣溪沙》詞「綠楊樓外出鞦韆」，晁補之謂只一「出」字，便後人所不能道。余謂此本於正中《上行杯》詞「柳外鞦韆出畫牆」，但歐語尤工耳。（王國維《人間詞話》）

浪淘沙

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¹。垂楊紫陌洛城東²。總是當時攜手處，遊遍芳叢。聚散苦匆匆³。此恨無窮。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

1 從容：流連不去。

3 苦：太，過於。

2 紫陌：京郊的道路。洛城：洛陽。

註
釋

評
析

古代詩詞，常以自然的恆常不變反襯人事之短促無常。「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即是此意。其中所流露出的對時間的敏感，對生命和青春的留戀，構成了宋詞中最動人的部分。

輯
評

上憶舊同遊之處，下想來春同賞之人。過接處殊無穿鑿痕。意自「明年此會知誰健」中來。（明《新刻李于鱗先生批評註釋草堂詩餘雋》偽託李攀龍評點）（末三句）雖少含蘊，不失為情語。（明沈際飛《草堂詩餘·正集》）

《柳塘詞話》曰：歐陽公云：「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與東坡《虞美人》云「持杯邀勸天邊月，願月圓無缺」，同一意致。（清沈雄《古今詞話·詞話》）

末二句，憂盛危明之意，持盈保泰之心，在天道則虧盈益謙之理，俱可悟得。大有理趣，卻不庸腐。粹然儒者之言，令人玩味不盡。（清黃蘇《蓼園詞選》）

（《酒泉子》司空圖：「黃昏把酒祝東風，且從容。」）歐公《浪淘沙》起語本此。然刪去「黃昏」二字，便覺寡味。（清許昂霄《詞綜偶評》）

青玉案

一年春事都來幾¹。早過了、三之二。綠暗紅嫣渾可事²。綠楊庭院，暖風簾幕，有個人憔悴³。買花載酒長安市。又爭似、家山見桃李⁴。不枉東風吹客淚⁵。相思難表，夢魂無據，惟有歸來是⁶。

註
釋

1 都來：算來。

2 渾：全，都。可事：小事，尋常事。

3 個人：本人，自稱之詞。

4 爭似：怎似。家山：家鄉。

5 不枉：不怪。

6 是：對。

評
析

此詞是思鄉之作。「一年春事」二句，言年光已過。「綠暗紅嫣」句，言春日之繁。「綠楊庭院」三句，言春日之繁，卻見斯人獨自憔悴。何以憔悴？因為不見家山桃李，苦欲思歸耳。層層寫來，畢現情致宛然。宋人多以俗語入詩詞，此詞中如「渾可事」，「有個人憔悴」之「個人」，「爭似家山見桃李」之「爭似」、「家山」等皆是，頓挫之間，俏倩可喜。

按：此詞應為無名氏詞，見《草堂詩餘·前集》卷上。

輯
評

上言景繁華而人憔悴，下言空相思不如實相見。暮春易過思情轉，曲盡情懷。春深景物繁華，最能動人情意，歐陽公備言之矣。（明《新刻李于鱗先生批評註釋草堂詩餘雋》偽託李攀龍評點）

離思黯然，道學人亦作此情語。（託名楊慎評點《草堂詩餘》）

問向前，猶有幾多春，三之一。「有個人憔悴」，下文都在此句生出。煞

落。（明沈際飛《草堂詩餘·正集》）

此詞不過有不得已心事，託而思歸耳。「一年」二句，言年光已去也。「綠暗」四句，言時芳非不可玩，而自己心緒憔悴也。所以憔悴，以不見家山桃李，苦欲思歸耳。大意如此。但永叔亦非迫於思歸者，亦有所不得已者在耶？當於言外領之。（清黃蘇《蓼園詞選》）